婦女共鳴

第五卷 第九期

談社英編著

中國婦女運動通史 出版

本社談社英女士從事婦女運動二十餘年對於婦運素有經驗近將其蒐集之數十年婦運史料編次成書都十餘萬言彙集婦運之成績而供社會人士之參攷自婦女運動萌芽以迄本年止所有各種婦女運動婦女事業莫不盡量羅列誠爲自有婦女問題以來最有實質之出版物研究婦女問題社會問題者均不可不讀之惟一參攷品尤爲中學以上女生課外不可少之讀物也實價每册一元各大書坊及中央日報館均有寄售

總發行所首都成賢街婦女共鳴社啓

月評話

『九一八』五週年

石音

距今五年前，東北守土將領，借以不抵抗而喪失東三省，當時全國震驚，輿論譁然，而當局，也以鎮靜的姿態，給人民以『北上收復失地』的諾言。

駒光不留，忽忽已經五個整年了。然而展佈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東三省沒有收復，熱河一併加入『滿洲國』版圖，冀東儼然成立自治政府，內蒙古脫離中央而獨立，冀察別樹政權，和福建醞釀自治——一言以蔽之，敵人已兵不刃血而佔有中國三分之一的領土，田中義一的大陸政策，又步入一個新的階段了！

然而這一切，又豈是偶然的？法西斯強意，動員全國兵士，耗費七個月時間，才把蕞爾的阿國打敗。我們有比敵五十倍大（包括其屬地）的土地，五倍多的人民，十倍衆的兵士，何至不費敵人一兵一彈，被席捲八百萬方里土地以去？如果說『瀋變』事出倉卒，毫無準備，則熱河以次的失地又將作何解說？

有人說，時至今日，大家應該不算舊賬，埋頭準備。是的，對內我們不妨寬恕，以觀後效。但是立眼的人可以寬恕，所立的眼卻萬不能忘却。四五千萬同胞淪于亡國奴的慘境，是鮮活的現實。失地成了敵人進一步侵略的根據地，又是鮮活的現實。我們能但求後賬不繼，把前賬一筆勾銷麼？

啊！『九一八』五週年了，我們幾時才去討還這一筆血債呢？

第五卷 第九期

每月評話
『九一八』五週年……石音
播要與新夫……所非
禁女教員燙髮旁腦……古然
從選舉現狀說到婦女應有的努力……恨恨
法西主義與婦女……白霜
美國婦女在新聞界……胡青譯
服用雲紗拷綢是下流化的麼？……陳婉慈
墮胎問題之研究……譚吉華
一九三六年的女子教育（選登）……宛青
史料
美國婦運史略（續）……聞釗譯
婦女消息……
實生活
做頑童的老師……何生
文藝
希真（短篇小說）……雨竹
文廟公園之夜（詩）……長庚
劫後（中篇小說）……張宛青
衙門的母親（長篇創作）……牛春野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舊妻與新夫

所非

八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傳出大學生婚變案消息一則，主角為清華大學本屆畢業生遂寧人王家賓，被棄者為高等畢業生劉桂翠。王劉結婚已十四年，且已生有一女。王本係自開帽店手藝工人，結婚後二年始赴天津入南開初中，南開高中畢業後又入清華。其間因瀋陽事變，家庭供給學費不繼，曾由劉以針黹所得，先後補助王三百餘元。現在王因與齊姓女友熱戀，乃以『性情不同』為理由，函劉提出離婚。劉聞訊後，當即趕往北平找王質問。王先避不見面，後在劉成家會晤，雙方爭執之下，王將劉前額打破，當被成家僕人報警逮捕，轉送法院。王恐獲罪，佯立『永不離劉』字據；劉亦以夫妻情長，不忍王被判傷害罪而自請撤回訴訟。詎料王出院後仍堅持與劉離婚，且不再見劉面。

事情的經過大概如此。站在道德和正義的立場說來，則罪惡當然在男方。因為第一，『十四年恩愛夫妻，向未吵架鬥嘴』，如今一旦另有所愛，便能如此決絕，且拳打腳踢，視同仇敵，這是何等的不情！第二，劉桂翠在王家十四年，不特為王家賓上事父母，下撫女兒，且以個人辛苦針線之所得，補助他的學費，其于王的真情摯愛，可見一斑。奈王不特不念多年夫妻之情，且連感恩知己之心而亦無，恩將仇報，是非顛倒，這當然是不義！第三，劉桂翠大王家賓兩歲（即三十一歲），在現社會裏一個三十一歲的男子另娶極易，但在學識幼稚的同年齡的女子，就很不容易再嫁。而獨王知道為自己的前程另覓新愛，而犧牲、至少是不顧劉桂翠的前程，這又是多麼的自私！第四，王家賓身為大學畢業生，而竟然在法庭上『佯立「永不離劉」字據，以避免于獲罪，其不法、卑怯和詐欺，又屬無可逃逭！

不過，中國社會自『五四』以來已起了鉅大的變化，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因戀愛自由和婚姻自主等思想之傳播而為急激的開展。虐待、遺棄、離婚，都已成了與日俱進的事象，這一新舊交替時代中的巨浪，早已橫溢社會輿論制裁的防堤，決非純道德論或正義的批評所能救濟于萬一。所以，我們對于為這巨流中之一波的王劉案，應從其社會的根源予以認識，然後循此途徑，以謀正當的解決。

王劉婚變這一幕悲喜劇的主要中心，無疑地是起于新舊的不容。王家

資所謂『性情不同』，其實就是學識和思想之不同。王爲大學畢業生，而劉僅一高小生，程度相差兩級，距離顯然。此外觀乎劉對大公報北平通訊員所說『我十四年中，對王家敢云孝事翁姑，敬相夫子，自發無忝婦德』這一番話，可見劉完全是一個舊思想的女子。如果社會不輕視婦女，家庭對于兒媳的教育機會平等，則今日劉桂琴也是一個堂堂的大學畢業生，兩人學識相仿，可逆料王不特不致向劉提出離婚，也許將敬而近之而猶恐不及。這是一層。婚姻以夫妻雙方的合意而成立，一方既無愛情，則他方縱令仍屬相愛，亦必不致强人所難——劉明知王堅執離婚，無可挽回，而仍表示誓必相從，甚至不惜拚命以求者（成家被打後仍去王校相尋），自必有其萬不得已的苦衷在。這苦衷是什麼？就是伊不能再嫁，社會不允許伊再嫁。『伊（指王家賓）二十九歲，伊戀愛另娶，如同兒戲；而我拘于禮教，再嫁維艱。』這幾句話，已坦然說明了一切。這又是一層。凡人皆有自尊心，前已言之，一個被厭惡的棄婦，同樣地是一個有知覺有性靈的人，要不是怕嗣後個人的生活會發生問題，決不斷倖存與遺棄者破鏡重圓的妄想，也決不愁離婚後的不能再嫁。劉所謂『我拘于禮教，再嫁維艱』，這句話中，實多少含有生活維艱的意義。誰都知道男女非飲食，人三日不食則餓死，然而終身不嫁娶者，却比比是。況乎劉明知王別有所歡，伊更何貴乎有一王家婦之名？可見劉之誓不離王者，除恐爲棄婦外，生活的無着，實爲一重大的原因。

總觀上述，我們不難獲得一個比較確切的結論，即：王劉婚變的種因一小部分固由於男方當事人主觀上的不道德，然而其所以演化而爲悲劇，一大部分却應歸咎於現社會制度的不良。假令男女在社會上一律平等，假令婦女完全有經濟的獨立自主權，則夫妻也不過是交深一層的朋友，合則留，不合則去，果何所用其彷徨，更何所用其悲戚!?

『人不足恃』，『天助自助』，王劉案給婦女以再當的教訓：婦女欲不爲過渡時代婚姻下的犧牲，惟有打破『夫貴妻榮』的寄生觀念，努力于本身的上進，從整個社會的改造工作中，去奠定婦女徹底解放的基礎。

好消息

女作家兼婦女運動宿將談社英先生所編著的中國婦女運動通史，快要出版了。關心婦運的姊妹們，等着吧！

禁女教員燙髮塗脂

古然

上海為中外荟萃之區，一切得風氣之先，不論老幼，無分職界，都喜歡站在前頭。例如政界的勝機祝壽，文化界的通電討逆，商界的銷運『友邦』貨物，無不先人一着，聲勢加倍。最近，上海市小學教職員聯合會，又以呈請教局禁止女教員燙髮塗脂聞了。

婦女燙髮塗脂，奇裝異服，從新生活運動發起後雖已懸為厲禁，遭受幾處『熱心』地方當局如韓主席袁市長之流的嚴加取締，但是國內教育界，迄未有何種明白的表示，原因大概是我國教育落後，待廁身其間者的努力之處甚多，因之無暇顧及女教師的頭髮衣着；或即有所顧及，亦覺無甚特點，嚴重至於勸公事、上呈文。此次滬市小教聯竟首先發難，上呈請禁，這一方面足證滬市小學教職員於努力本身職務之外尚有餘力，另一方面也足見滬市的人傑地靈，教職員們的格外細心。

凡事行得通的總是對的，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的國訓，也是成功人的必備寶鑑。新生活運動是一種行得通的運動，因此它便是對的。對的事情便應該提倡。所以此次滬市小教聯的請求，可說識時務之尤，而在『捷足先得』的原則和許多往例看來，其效果也一定是前途無量的。不過這裏有一點似乎應該注意，那就是事實的根據。譬如說，通電討逆，說西南當局如何通日聯俄，出兵構亂，在前者雖然拿不出證據，但後者究竟有幾分事實。出兵越境，不管他是抗日抑抗中央，通電罵他幾聲破壞統一，還覺尚近邏輯。若說『邇來國際貿易以婦女界之脂粉費為入口之大宗』，而脂粉費之輸出，又由於小學校女教員的『髮如駭浪，臉若堊牆』，則其間未免有失『細心』，重喪女教員先生們的威嚴。因為據最近海關統計，脂粉費已大減，而並不佔入口的大宗，而它的消費者又多半為洋人、貴婦人、和供應『先生們』需要的娼妓，而不是月薪僅足以維持其身家衣食的女教員。

『大丈夫，吃四方』，其實只有最沒出息的人，才從女人身上找功名。

讀者注意

諸君如欲於定閱後馬上接到本刊，最好直接向本社函定。否則如有延誤情事，本社概不負責。

婦女共鳴社



從選舉現狀說到婦女應有的努力

恨恨

中國的選舉制度，大約從民國元年開始。正式的普遍到民間，則是從袁世凱作臨時大總統時代的選舉參衆議員開始。跟着就是議員選舉大總統。最沾污選舉制度的，便是曹琨賄選總統案。當時的議員，公開地被稱爲豬仔；而純潔偉大、素被一般革命者所宣揚、人民所崇拜的選舉制度，也就一落千丈，成爲正人君子所不屑掛齒的卑鄙把戲了。從鄉間的老百姓到城市中的士大夫，對於選舉制度的認識，無非是賄選和勢選。對于老百姓，大多是用勢力壓迫着他們選舉，要他們選誰就得選誰。對于士大夫階級的選舉，則多行賄賂。曹琨賄選總統時，賄價極高，聽說曾經貴到五百元一張票子，就是袁世凱，也曾經爲賄選大借其外債。選舉制度遺害中國如此之大，當爲孫總理始料所不及。

自此以後，選舉制度不復爲人所重視，直至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孫總理在廣東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選舉制度復爲國民黨所運用。於是歷屆的代表大會的代表，以及中央委員，各級黨部執委，莫不運用選舉方式產生。在最初，大會代表，各地執委，以及中央委員的產生，不全恃選舉，一半或幾分之幾是由中央指派，或用圈定的方法以濟選舉之窮，舉選的醜態，還未盡量的暴露於黨員之前，因熱中之士，尚可用拍吹的手段，從上層獲達其目的。至黨的組織已被中央認爲健全的區域，代表、執等委的產生，則全用選舉手續，或先用選舉，再濟以圈定的辦法，選舉制度，逐漸失其真義。在最近幾次代表大會選舉代表時，或某地選省市黨部執委時，則各飯館幾乎殺無隙地，如加以調查，則均爲活動選舉者之所包訂。黨用印花也大增其銷路，因黨員平素多不按期貼黨印花，到選舉時，則均爲運動選舉者所代貼。到了選舉那一天，各汽車行往往找不着汽車，一問，又都爲運動選舉者所包雇，以之接送投票黨員去了。各機關的小職員

，在選舉前數月，其工作地點，卽由本辦公室中轉移到其他機關的辦公室，以及各學校、各社團，秉承其上司的命令，爲某某長官向各該機關學校的黨員活動選票。過後考績，這些曾經爲長官活動過選票的職員，勢必升級以爲酬勞。凡此種種，都是過去公開的祕密。以知識程度幾乎均達水平線的政黨黨員，尙且爲吃大菜，坐汽車，貼黨花；升小官所引誘，以致選舉制度沈淪於黑暗之鄉，更何敢奢望選舉制度能暢明實行於一般無識的民間？

自國民黨統一中國以來，曾在民國二十年，召集國民會議，選舉代表時，又曾紛擾到民間。當時普遍的情形大概是這樣：由省政當局下一道命令給縣政當局，說明須產生某某人爲代表；否則，這一座縣衙門，就休想做他的安身之所。試想那個縣長不怕丟官？所以結果，這班縣官便召集些會寫人名的羣衆，把上峯命令中的名字，印出名單，叫這些所謂「選民」也者去照抄，於是各地的代表，便產出來了。其實，憑良心說，這種選舉，不如指派來得乾脆漂亮，一則免得勞民傷財，二則免得把老百姓的純潔的腦子弄髒說了。

現在，又在召集國民代表大會，「選舉」又將再度光顧到民間。從前的國民會議，祇有一度開會卽行解體，現在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却有三五年的任期。所以卽不論能否實際參政，當此經濟破產的時代，個人能保三五年不失業，也是値得拚命一爭的，何況還有榮譽等等呢？所以這次選舉競爭的劇烈，是可以想見的。然而競爭愈烈，弊端愈多，而選舉制度，也愈汚穢不堪。

卽以首都而論吧，以選舉坊長相當人員爲測驗的選舉，三區七區都演出因舞弊而鬥毆的醜劇，三日選舉，至九日始能開票，因爲雙方發生糾紛，相持不下，連監督機關的市政府都無法調停，總選舉事務所的命令，也有行不得也之概。當選舉時，一些不識字的選民，口裏念出被選舉人的名字，請監選人代寫，至於代寫的名字是否和他念的相符，是無從得知的。而且問他對於他自己念出名字的人認識與否，又多在不識之列。爲什麼要選一個自己毫不認識的人呢？這其中的奧妙，是可以想見的。還有些勞動者模樣的人，一人拿着很多的公民證，終日在選舉場進出，更是有目共視的事實。總之，怪現象不一而足。首都尙且如此，其他各地，當然更可想而知了。

在這種選舉現狀下，婦女也來競選，其失敗是必然的，因爲第一、婦

女沒有地盤，沒有那些小職員來給你跑腿。第二、婦女沒有經濟權，無力請人吃大菜，坐汽車。第三、婦女入社會未深，不會幹那些卑鄙的舞弊的把戲。第四、婦女們素來不與流氓地痞接近，找不着鬥毆的角色。不過，話雖如此，我們却不能因選舉制度尚未納入軌道而就潔身自好的不去參加；換言之，我們雖然明知失敗而仍應勇敢地參加進去。這理由是什麼？爲的我們要負起下列的責任：

一、用我們照妖鏡般的眼睛，澈查一切黑暗的活動，使諸妖有所畏懼，減輕其卑劣的行動。

二、將我們澈查出來的黑暗情形，隨時宣佈於衆，使諸妖無法藏身；藉以破壞其妖術。

三、以正大光明的態度和方法來競選，抱着雖敗猶榮的態度幹去，爲民族保存一點正氣。

例如這次南京選坊長相當人員，婦女競選會探聽着有人在收買公民證，馬上在報紙上把它宣佈出來，以促社會人士的注意。雖然馬總監督聞而震怒，王秘書長也說：『婦選會應慎重發言』。但是某重要職員却說：『被婦選會一洩漏消息，令辦收買公民證的人反而費事了。』這證明是確有其事。婦女競選會曾公開宴請各區區長，請他們幫忙婦女，並宣佈婦女參加競選的意義，雖然市政府跟着就發表一個區長不得受人宴請的命令，表示于婦選會的不滿；但這種舉動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比起那些收買公民證，以及用鬥毆的手段去競選，致使選票停在市府將近一週不能開票的情形，究竟要光明得多。在選舉坊長的那一天，婦選會曾派代表到各選場參觀，以目睹的舞弊材料，分向負監選責任者陳述，促其注意，雖然惹人討厭，但各方究竟不能不因此稍加顧忌。有些報紙說：『婦女在領導男子了』；在這些地方，確見得婦女高出男子一頭。假使選舉監督人員以及選場服務員都是女子，我相信弊端一定要少些。

以上是就南京市舉例來說，現在要說到本題了。我們應加討論的是：婦女參加競選的重要意義在那裏？首先我們應認清，這並不是在當選代表之後，產出幾個女官。其意義，在乎運用群衆的力量，抗拒一切惡勢力，並樹立群衆運動的力量。換言之，即運用婦女團體的力量，與一切賄選勢選的惡勢力相對抗，並應乘機使因婦運力量而得提高其個人地位的婦女，不離開婦運的立場。即應趁這一次競選國大代表的運動，建立一個女官和婦運群衆切實聯絡的基礎，以收互助榮共的實益。

過去，婦女也有幾位獲得較高政治地位的；但是這班人個人政治地位一高，隨即脫離婦運羣衆而他去，以致婦運與女官，兩難再有進展。此次競選運動，恐怕難免仍蹈過去的覆轍！

在競選之初，似乎人人都興高彩烈，因人人都想當選代表。及至候選人產出，自己當選代表的希望已絕，就不像起初那樣的起勁了。有的甚至於感覺到自己作了別人的抬轎者，殊不值得，因而不願再對此項運動有所努力。至于當選爲候選人的婦女，或因孤立無援，而歸終失敗的自然可惜，即或運用自己的力量而竟獲當選代表的，若認此爲個人力量的效果，與婦運無關，不肯運用其新獲得的地位與經濟來援助婦運，則這類女官就是再多幾個，也與婦女大衆無涉，而失却這一運動的眞義。所以，我以爲我們應及早共同決定一種辦法，例如參加此項運動的任何人獲得代表，起碼在代表期內不得脫離本婦運團體，除服從本團體的決議外，更應以其收入的幾分之幾來舉辦婦運事業。這樣，不僅爲婦運事業的經費收入另闢一新途徑，並可因獲得較高政治地位的婦女的援助，使婦運的前途，有一種新的開展。

本刊前期要目

每月評話

民族統一與民族獨立……石音

迎頭趕上體育的賽場……所非

代夫受綁……秋草

目前中國婦女團體的剖視……新竹

婦女競選應側重「運動」……峙山

中國婦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芸生

軍閥政治的二面……修茵

史料——英國婦運史略……開釗譯

史料——婦女消息

追求（漫畫）……宛青

實生活

平西農村婦女生活……宛青

我的看護生活……吟華

末代總統（雜感）……八八

文藝

初上旅途（中篇小說）……落葉

進私貨（三幕劇）……浮塵

無辜的犧牲者（短篇小說）……悠光

大出喪（詩）……長庚

平民黨的領袖（詩）……未名

衙門的母親（長篇小說）……牛春野

法西主義與婦女

白雲

法西主義好像富於傳染性的流行病一樣，全世界所有國家幾乎都感染着了，尤其是近數年來，因世界經濟恐慌極度深刻化，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急進化，法西主義的狂瀾，更有愈益洶湧之勢。例如當一九三三年德國法西主義領袖希特勒勝利之後，跟着不久奧國就發生了法西斯蒂陶爾斐斯的政治獨裁，西班牙法西主義派的騷動，波蘭憲法的改正，法國法西黨徒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之企圖暴動，以及最近正在進行武裝叛亂，企圖攫奪政權的西班牙法西運動等事件，都足以證明。但什麼是法西主義？各國法西主義者們對於婦女大衆的行爲究竟如何？婦女在爭取自身解放與世界和平運動的進程中，是否有和法西主義鬥爭之必要？關於這幾點，作者認爲都是值得去作深切論討和認識的。

什麼是法西主義呢？法西主義的創始者墨索里尼回答說：「法西主義不是政策而是一種宗教思想、教理，故其實現不可不普及全世界。」實際上這種定義是極其含混的，這樣的定義是絕對不能說明法西主義眞正的內容和本質的。那末法西主義的眞正內容和本質究竟是怎樣的呢？對於這個問題，現在且概括地摘引第米托洛夫的見解來回答吧。

第米托洛夫在他那篇現代法西主義的本質一文裏解釋道：「法西主義不是像奧特巴威爾所主張的，超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一種國家的權力形態，也不是像英國蘇希阿里斯特和希勒爾斯福特所說的把國家機關握在手中的小資產階級的逆轉運動。法西斯蒂並不是超越階級的權力，也絕不是統取金融資本的小資產階級或沒落的資產階級，而是對內壓迫工農和知識階級進步份子，對外培養對於他國人民一種極端的排外主義。爲什麼法西主義具着這樣狂暴的形態呢？要了解這個問題，那就不能不探究法西主義產生的背景和其根源了。第米托洛夫對於這一點，也分析得很正確。他說：「當世界經濟恐慌使着商品市場極度的狹隘，資產階級爲着打破這種難關，加强的奴役弱小民族和强化殖民地的統治，爲着進一步想藉戰爭來重分世界，他們便需要法西主義。其次，世界經濟恐慌使勞苦羣衆的地位惡化，數千百萬失業者的澎湃，引起了各國羣衆的左傾和情勢的惡化，而資產階級爲着破壞工農運動，也就需

要法西主義，雖然法西主義的發展和獨裁是由於各國歷史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情形不同而互異，又依着民族的特性和國際的地位，而取着不同的形態。……但不管法西主義戴着什麼樣的假面具和以什麼形態出現，或經過什麼方法把握政權，毫無疑義的，它是具有下列的特徵：1.對於勞苦羣衆的瘋狂進攻，2.激烈的排外主義與好戰主義，3.狂暴的反動與反革命，4.是勞動階級與勞苦羣衆最惡的敵人』。從第米托洛夫這些分析與解釋裏，我們不難明瞭，所謂法西主義，不過是最反動的資產階級層，在世界經濟恐慌和國內騷亂中感到德謨克拉西和議會主義等和平統治形態，已不足維持自身統治，所以才公然企圖用法西斯的暴力主義以期維持和開拓自身的利益。墨索里尼那樣含混的解釋顯然是企圖掩遮法西主義的眞正面目。不過，對於法西主義祇作理論上的了解是不夠的，現在且讓我們來論述一下法西主義對勞苦大衆和被壓迫婦女的侮辱、毆打、和虐殺的事實吧。

法西主義者在未獲得政權之前，爲着迷惑一般小資產階級和欺騙落後的勞苦羣衆，他們是常常帶着假面具，作各種各樣極其巧妙的反宣傳的。例如在德國，當法西主義未曾獲得政權之前，希特勒就裝作『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樣子，去反對資本主義，提出『先公共利益，後個人利益』的口號。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也曾以根本改造國家政治經濟的基礎，如實現民主政治，解散一切操縱產業及金融爲目的的股份公司，登記與課稅私有財產，實行八小時的勞働制，勞工直接參加利潤……等政綱作標榜。然而，在實際方面究竟如何呢？在德國，勞苦大衆不僅沒有享受絲毫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恩惠，而且生活的標準反而更加日益低劣化了。

在意大利，法西主義破壞能工，剝奪罷工權，剝奪工人的社會保險基金，取消農民延納租稅法，實際上已使無數大衆更加貧窮飢餓，成爲資本主義下沒有絲毫自由和權利的奴隸和農奴了。墨索里尼十許年來統治之下所表現的事實，只是打倒議會政治，完成脫卽國家的個人獨裁，剷除勞働團體，禁止同盟罷工，廢除最低工資的保障，放逐學者，屠殺青年婦女和勞働者，侵略阿比西尼亞弱小民族，使國內人民更加窮困和飢餓等等。據調查，在意大利從一九二五年九月到一九二六年九月的一年中，法西主義者虐殺了工人七十六名，打傷了三百四十九名，逮捕了七千八百名，破壞一百三十一個地方勞働團體。在德國，自希特勒上台以來，據統計，德

國人遭納粹黨人虐殺者達四千二百餘人，被拘捕者達三十一萬七千人，被打傷的工人、農民、苦力、知識分子，共達二十一萬八千六百人。在奧國法西斯黨徒統治之下，自一九三四年二月事件以來，據統計，有一千九百人被殺戮，一萬人受傷，四萬人被捕。當然在以上這些被法西主義者虐殺、監禁、打傷的千萬人民中，婦女一定佔着不少的數量，是毫無疑義的。實際上，在法西主義者統治下一般婦女，尤其是勞働婦女的命運，是更加悲慘而可憐，因爲一般法西主義者對於婦女，都是特別表現兇橫與野蠻。西班牙法西主義的領袖唐．赫爾羅勃萊曾以十分侮辱的口吻說：『婦女只有在教堂裏、廚房裏、和床鋪上有伊們的地位。』意大利的法西主義有嘉寶佛理，也用着卑鄙的腔調，說：『在男子的尊嚴上說，他不能在家裏等候着他的妻子從寫字間裏回來。』當然這些議論都是十足可以代表一般法西主義者對於婦女的觀念。所以德意法西主義者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上台，就把成千成萬的職業婦女趕回家庭，在法西主義者們看來，女人是根本不應到社會上工作的。女人應該在家庭裏，女人是生來就不能與男子平等而是應當服從丈夫的。尤其是意大利法西主義者，爲着使意國婦女成爲男子的附屬品和馴服的奴隸，便特別制定了法西斯蒂妻子的「十戒」。同時，法西主義者爲着實行殖民地的掠奪戰爭，需要大量的兵士，便用各式各樣的欺騙、引誘、強迫等方法，使婦女加緊的生育，爲他們製造砲灰肉彈。

法西主義者把職業婦女大批的趕回家庭，要婦女加速作大量的生育，然而這些被趕回家的無數職業婦女，是否能在室如懸磬的家裏生活下去？所生出來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是否有養育的能力？關於這些，法西主義者是完全不管的。在窮困、飢餓、兒女哭叫的悽慘境況之下，婦女唯一可能走的路，當然是祇有以出賣肉體來維持生活之一途了。這便是殘暴法西主義所給予婦女的「聖恩」！

總之，從以上的論述看來，法西主義不僅是勞苦大衆，進步的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和被壓迫婦女的最兇惡的敵人，而且也是人類文明，弱小民族與世界和平的仇敵。因爲法西主義是極端好戰主義，所以人類世界和平便受着它的威脅。譬如意國法西斯蒂調動數十萬大軍侵略阿比西尼亞，成千成萬的阿比西尼亞人被屠殺，土地被佔領；日本法西斯化的軍閥，積極地侵略中國，殘殺中國人民，德國法西斯蒂重整軍備，進佔萊茵非武

西斯蒂進行武裝叛亂，奪取政權，在國際正義人類和平於不顧等鐵的事實，都足以確證窮兵黷武的法西主義，是戰爭的製造者，挑撥者，是人類和平生存的最大仇敵。

但不論國際法西主義者：對內外是怎樣的狂暴兇殘，對勞苦大衆和婦女是怎樣的欺騙壓迫，然而，它的窮兇極惡的行爲，無疑的，已挑起大衆的極端憎惡與憤懣了。對於法西斯仇恨的火燄，不論在德國、意大利、與國、或西班牙，都迅速在成長着。即以上面所引德意等國人民被法西斯蒂拘捕、毆打、殘殺的驚人數目而論，固然可以表現法西主義者之暴戾兇狠，但另方面，也可顯示出人民大衆反抗法西斯蒂之普遍和激烈。

西班牙英勇的女革命家，陶爾萊斯·伊巴魯里，爲號召西班牙婦女起來參加反法西斯蒂的戰鬥，爲着鼓勵伊們繼續努力，曾說：『前進吧！姊妹們，爲了我們的兄弟、丈夫、子女，爲了我們婦女的命運，爲了勞動，爲了幸福，我們西班牙婦女要向前進呵！』事實上，西班牙婦女確已接受伊的鼓勵與號召而協同着全國被壓迫的人民，向叛亂的法西斯蒂作決死的鬥爭了。西班牙的婦女和人民英勇地反抗法西斯蒂的戰爭，是含有極大的國際意義的。因爲德國法西斯蒂如果得勢，那不僅兩國的婦女和勞動人民將受慘殺和毒害，即全世界的和平，亦將因此而感受嚴重的威脅，因西班牙法西斯蒂勝利，必然會促進國際法西主義的毒燄。所以在這樣嚴重的關頭，全世界婦女，（中國婦女當然也不能例外）爲着自身的解放計，必須反抗法西主義，而爲着世界和平，人類全體的文明與幸福計，尤不能不向法西主義作勇猛的鬥爭！

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九〇七〇〇號轉接各部

推銷中華國貨

設備完全
新穎壯麗
冷熱氣管
冬夏舒適
電動扶梯
無勞跨步
貨物精美
定價劃一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選辦環球貨物

地址南京路西藏路勞合路

美國婦女在新聞界

Emma Rugbee著
胡青譯

每年總有成百或成千的女青年從國內各地到紐約各報館來求訪員、記者、或文藝批評的位置。有些是挾着新聞學校或專科的文憑而來的。有些帶了給主筆的個人的介紹信，也有的本着多年在小城市裏報界的經驗爲其保壘的，還有一種人，除了伊們能夠寫作的天眞的自信外，却什麼都沒有。但是州主筆先生實際上不管伊們的資格如何，他却給以千篇一律的客氣的回答，說：『現在沒有空位置，』大都市的日報館用的女職員是很少的，將來也不見得會有什麼神蹟出現需要多一點的女性。一家報館每天總有三個自薦者，但一年內它只雇用一個女的。

這一大羣人慘然地聆聽智慧之聲忠告伊們回到課堂或辦公室去，然而伊們的位置，却已被那些也同樣受到『新聞界工作爲最易進身之路及到文學事業的捷徑』之暗示的同行後進所佔據了。較少數的人希望執報紙的行政事業，或者將來自己辦一個報，正如雄心的男青年一般。一種羅曼的魔術包圍着『我們的女記者』。除了舞台或銀幕之外，記者的職業，在少年美國比任何職業來得富於誘惑力。不過舞台或銀幕的魔力大多寄於虛偽的豐富，而女青年對於記者生涯的戀慕，却絕少金錢的動機。伊也許聽到一個記者和競技人同伴旅行或和威爾士皇子跳舞的羅曼傳說，但是伊却從來不曾聽見過有一個百萬財富的女記者。說到此地，新聞界的聰敏人，就知道伊在幹什麼了。

新聞界工作的誘惑力，差不多完全在一種可以被目爲記者的信仰上，那便是伊將能完成後列二事之一：伊能和使伊興奮的人物或事業接觸，從而獲得週倖似的接待，或者能促進伊成爲小說家的秘密的雄心。學校或是發表的論文對於怎樣成爲一個作家，都注重這一點。還有許多成功的小說家，他們的生活史上，也都有這一點。青年作家就被鼓勵着去進報館之門，以便刷去其英文的格式，發展敏捷和簡明的筆調，克服身體上的不順，而學習着寫作，雖然環境不如意；最後，以便常時目視那爲小說之基礎的各種各樣稀奇驚人的事情。

自薦人也有一小部分人伊們的雄心比較有穩固的基礎。這班人大概已經都是專家，如家事專科的畢業生，投身以婦女烹飪縫紉學校爲對象的報

紙的婦女欄編輯，音樂家、美術家、詩人，那些對藝術有專門知識的人，也得到不公開給一般候補者的位置。

、美國的報館在商業上具有極高的水準，需要鉅大資本的投資。婦女之所以不當它一種生意從而取得一種領袖的地位，也許是不足爲奇的。不過最初婦女是在這方面毫無權威。這是一七〇二年的事情，馬來特（Eliza-beth Mallett）受美國報紙史社之托，在倫敦辦第一張日報。這報紙在伊的經理下，雖只有兩禮拜的功夫，但至少伊有這種開闢新天地要素的雄圖。一七三三年安那佛闌克林（Anna FranKlin）做了羅德島州（Rhode Ioland）第一個報紙的發行人兼印刷人，伊的兩個女兒，幫伊做排字工作，還有一個女僕送報紙。

現今美國境內從喬其亞（Geor-gia）直至西極各處，都散佈着女性報紙的所有人和女主筆。通常爲小城市的出版物，很多是週報。這些人當中最著名的，大概要推瑞爾代敏夫人（Mrs. Zell Hart Deming）了。伊在華閩（Warren,閩Ohio）一家有五十個職員的日報史料論壇（Tribune-Chrnic'e)當了二十三年的社長和經理。美利味克司夫人（Mrs Marie Weeks)在諾福克(Norfolk閩 Nbre-aska）做了二十四年的成功的主筆。美利翁米爾斯夫人（Mrs Marion myers）在相近芝加哥(Chicago)的城郊辦了許多樣報紙。愛密理伏德哇（Emily Woodward)是維也納消息週報（在Georgia）的主筆。伊辦這個報，完全『不受男性的指導襄助』。

在紐約導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o），海倫派德夫人（Mrs. Helen Roger Reid)該報社社長兼主筆奧鄧派德(Ogden Reid)之妻——

裝區，最近更協同意國暗助西班牙法當第一任副社長，伊同是還是該報的廣告部主任。

不過初業者必須從事每日新聞的蒐集和編輯，雖然伊懷着將來做一個總編輯的大志。所以假定紐約市一家報館發生了奇蹟，女小子獲得了用其所長的地位，讓我們來更進一步的看看伊的工作的底細。

報界的習慣，常常輕蔑地談論所謂『女人的材料。』對於那多少被制限於這方面的小記者，只有予以憐憫。婦女的興趣，在都市主筆的眼中看來，總是關於兒童，關於婦女（暗殺除外）的每件瑣事，以及關於男子的一半事情——那便是家庭健康、道德、宗教、藝術、音樂、教育、施惠、時裝以及改良。無論那一個男性演說者，從州長最近的獎金競賽者或國際聞名的外科醫生，如果他是在對一個

婦女的集團演說，就是女記者的大好材料了。

不過失火和流血的事件，是被劃在婦女圈外的。但女記者無論什麼時候，還是可以混跡這些緊急事變場中去。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位女記者被派到剖司安潑亥(Perth Amboy)去採一些普通人事的消息，預備特大號之用，伊却設法通過了禁止新聞記者進入的警察線，走進了一輛由一個女子驅着的傷兵車，因而在別的記者還沒有許進去以前，伊已經拾得了五欄的很早的描寫材料。當沛薩克(Passaic)罷工的時候，一個女記者就在火線上。

至於說只有解放的現代青年婦女才會投入這種純男性的事業，那也不見得，因為遠在南北戰爭時代，那時傳奇告訴我們，就有一個密蘿莫爾根人(Midi Morgan)充當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家畜記者。伊穿了長統皮靴，每天要旅行過霍博根(Hoboken)鐵道原野，去點數晚上開到的家畜車。

小記者的工作價值增進後，伊就得慢慢脫離僅限於『婦女材料』的責任，從事關於法院、遊行、商事犯罪、以及勞工問題的蒐集。都市主筆們往往不承認其故意限制女記者担任『婦女的材料』，而具有現代思想的女青年，却又責駡其被限制的不當。事實是『婦女材料』和一般的消息這一區別線極為浮泛，沒有兩個人會同意於它的定義。

奇怪得很，婦女參政和婦女在現代生活上一切相繼而起的成功，並不增進其在新聞界的價值，也不曾使女記者的工作在其報紙上增進其重要性。真理幾乎是在相反的一面。當婦女抗議不平等和已成法律鬥爭反抗的時候，就有了消息。當伊們成功了和不再奮鬥了，這些就不再是一性的消息了。今日這些大半已變做個人的消息。婦女已經沉到政治的巨流裏去了。這也許就是男子所以說婦女在政治上毫無貢獻的緣故。真情是因為伊們所做的許多事情，都和男子所做的同其種類。婦女廁身於政界和職業界的另一現象，就是伊們不再受輕侮的待遇。二十年以前，紐約報紙還把婦女的運動當作幽默的材料，現在都不再這樣了。幽默作家拘束其筆鋒的事實，對於婦女，是一種明顯的勝利。

當一件動人的新聞發生，其中包括着一個女子，女記者是否會被派去採訪呢？那是不一定的。如果被派出去的話，那便因為伊是一個具有正確觀察而勝利的記者的一般能力，至於因為伊是一個女子，對於案中的女子的心理比較有更直覺的了解，這一

屑理由不過佔極小部份。在好密爾斯(Hall Milles)暗殺案開審時，兩家紐約報館，是將主要工作交託給女記者的——這件事差不多是美國婦女在新聞業上最高的成就了。這裏包含着能將一般的寫景、口供時的情形，以及在法律上的責任，維持一種正確的平衡的本領，同時還流露着記者們爲此在身體上所受的痛苦，有好幾禮拜的功夫，伊們終日在法庭上工作，終夜在打字機上工作，每天要在火車上過四個鐘點，實際上從早晨到半夜，沒有功夫去吃飯。人們說婦女在新聞業上所做不到的一切事情，都包括在好密爾斯案件中予以答復了。這兩位女記者，便是紐約導報的一士勃勞斯(Miss Isbel Ross)和每日新聞的格雷斯魯濱生(Miss Gbace Robinson)。

女性記者在這方面的成功，實予新進者以在報界取得名利的捷徑。實際上前代一切最有名的女記者，都以環遊世界，視察貧民窟和下層船艙，嘗試初次的飛機飛行，參觀錦標競賽，參加典禮而出名。一個比較有經驗的女記者，也能得着像有幾年歷史的有文學素養的男記者所得着的編幅，而且伊的名字，往往還可以寫在上面，不如男的倒沒有。有機會從做人事採訪記者成名的女子，往往能在報上獲取相當的地位。伊並不用全副精神專致在瑣事上，但也不當消磨伊的功夫在大事上。伊的報酬，比尋常記者要大得多；伊的榮譽，也大得多。

女性人事記者的另一便宜，便是因爲伊的名字寫在作品上，伊就常有機會增進其在本報以外的活動。伊或者被邀參加在星期六或星期日出版的報紙的雜誌部分，在這裏，條件比較來的容易，而且比較尊嚴。伊的命運，便是站在消息的前頭，或跟在它的後面——絕少終夜守候着它的發生。從報紙的人事欄走到雜誌界，是伊上進路上的第二步。

伊也可以完全在新聞圈內徘徊，發展伊的天賦，成爲一個日報的社論或人事欄編輯。這，比起普通的記者，較爲有利得多。皮亥曲立司悔發克司(Beatrice Fairfox)及其對於失戀者的忠告，海倫羅蘭德(Helen Rowland)及其對於婚姻的批評，都是人事作者中最著名的幾位。不過差不多每張報紙都登些類乎此的作品。現代的趨勢，報紙要獲得這種作品，須經過一種聯合通訊社。記者和這種社訂有合同的，就很幸運，因爲伊可以得到作品的部分的利益。初學者差不多很難望在聯合社裏插足；但伊，卻得常它爲新聞事業中的最高峯而期待着。

方才所說的各門裏記者的成功，是大部靠伊的像一個作家的能力，小部靠有一種實行家的能力。不多幾時，伊就會到一個分路的關頭，使伊必須從新聞工作的兩支流中任擇其一。伊還是期望着記者明星和特殊通訊員的高榮以待漸進於雜誌寫作或小說寫作呢，還是把眼睛轉向論文的寫字檯呢？在後一情形，伊們的報紙的婦女欄，是一個自然的目標，而且是一個易於博得成就的。伊也可以做時裝欄的編輯，或者做有關女性旨趣的全面的指導工作，統率飲食部、兒童心理部、糊牆花紙部、和洗滌機器部的專家們。伊還可以希望做星期雜誌的編輯，像威廉梅弄耐夫人(Mrs. William Braun Meloney)在紐約導報，或者在讀書部，像埃立太范倫夫人(Mrs. Irita Van Doren)在同一報紙上。伊也可以傾向政治，從闊拉立培(Mias Cora Rigby 任基督教科學箴報華盛頓分社的社長及其政治顧問)，或陶洛水湯姆生(Miss Dorothy Thompson)(菲萊德菲(Philadelphia)公論報柏林通訊員)那裏找『姆士披里純』去。

一點不講關於誤入歧途的非，是不可能的。把有關報紙工作的準備或學習劃出原則和章規之外也是不可能的。新聞學學校裏的一個學位，比十年前是有價值得多了，它給一個女子一種戰勝全無報業資格的敵手的便利。有許多報館聘用方從學校裏出來的女子，全賴伊們普通的教育和良好的理解，使能在幾星期之內熟習報紙工作的細目。顯然的，要想在大都市報界服務，最好的準備是先在較小的報紙上做相當量的工作，在緊急事體中，速記，法文或德文的擅長，都是極有用的，雖然這些在一個新記者的材料上，是很少用的。有時一個對於這一項資格一無所有的女青年，也有廁身報界的機會。這類奇蹟確是有的，這或者是由於這位女的人格。假使主

假童男

這是一部轟動全球的長篇哀情小說，描寫一個假充男在情場社會縱橫捭闔作惡牟利而至於毀滅的情形，全書共三百五十六頁，內容精采令人百讀不倦。

勃雷姆著　所非譯

定價　每本洋一元

總代售　作者書社（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　生活書店　大公報社　開明書店　神州國光社（上海四馬路）

▲注意：讀者向本社購閱優待八折（寄費一成）

筆以爲伊能夠做得好的，他就讓伊嘗試了。聰敏和毅力，再和一般的教育和筆墨的通暢相配合起來，便是都市編輯必需的特質。還有，一副中庸的面貌，也決不致有損於候補記者的。

通達成功之路的素質，同樣的不容易於枚舉。一個女記者必須勤勉克苦，不過如果伊希望超日常記述以外的成就，伊尙必須從日常工作中振作起來，表示一種幽默的理解和對於感情心理的透察，二者能以文學的資素，使伊能演繹事實。伊對於任何人，必須謙遜；可是同時卻必須能夠把他們折服自如。伊可以有一點頑皮小孩的性質，那就是伊必須是一個不慣被拒絕的人，伊必須有能力達到自己的目的，無論是一件拍一個不願意的被離婚的人的照片，或是一件勸誘一個鄉村司電報者在額外時間打電報給他的事情。

進展是効率的自然的繼續，雖然他的方式不一定不可逆料。慢慢地，初學者會發見伊的記述是被照樣地登着，伊被派的一般的水準是更有興趣了。伊也許在幾星期或幾月之內就得着加薪。伊也許會偶爾受到都市編者的獎讚，如果他是這一類的編者。伊也許成幾個禮拜地苦幹，除看見伊的作品刊登外，一無所獲。但是突然間，伊也許會收到一個眞正的派遣，補償伊幾月的苦工。那時，伊就會知道伊是已達彼岸了。

報界的薪水，和機會一般地不同。初學者，一般的說來，大概比教書或書記等稍爲高些。小記者的平均薪水，無論男女，在紐約，是每週三十五元至五十元美金，在小城市裏，比較少一點。據有一處調查，全美女記者的平均薪水，爲每週二十九・五元美金，男記者爲每週三十九元美金。最高者，一個成功的女記者，每週有從一百元美金到三百元美金的薪水，在特殊的情形，還有不止此數的。

工作的時間。隨製造新聞的大衆的無定而變化。一個記者通常每天約有八九小時的工作；但任何時候，也許因一件緊急案件使伊從清早到半夜或次晨六時沒有空閑，如像在羅斯福（Rosevelt Field）等候倍爾司令（Command Byrd）到法國後的話時一般。幸而這些事情，是記者精神上所渴望的，是眞正有價值的故事，很興奮、高興、震動，做一個驚人事件的證人，負起責任把它揭露出來給比較不大幸運的人，第二天早晨閱讀。

午報的記者，每天工作，是從早晨八九點鐘開始，到午後四五點種爲止。一個有社交癖或家庭重累的人，午報比早報工作時間來得適宜。在早報館，記者從午後很早起開始工作，

直到夜間很晚爲止。伊要想應一個朋友的約吃晚飯，終是很難的——或者甚至連吃晚飯的時間也不會有。如果消息少，主筆客氣，伊或者可以自由多少時候，但是堂而皇之的伊的社交機會，是只限於休息日的。伊每星期有一天休息，但並沒有其他的假日或半假日，沒有耶穌聖誕，復活節，或七月四日的國慶假。

在夏天，伊大概有二星期的假期，雖然伊也許可以從得允許用自己的錢多息些時日。從這裏，可以看到女記者必須是一個堅忍的人，或者沉湎在伊的工作中爲記述工作的利益而忘懷了世上的一切。伊必須習於在陌生酒店中吃寂寞的飯，伊必須以大部朋友局限於新聞界爲滿足，因爲在那種團體之外，沒有人會懂一件緊急案件探聽的派遣比準時赴宴來得緊要。雖然如此，這却不一定就是一幅悽慘憂鬱的畫圖，新聞工作，給一個女子一種旅行的機會，熟視不在他界人士範圍之內的稀奇事情的機會，以及遇見像杜別克（Dubique）每一老婦人所知道的『這麼多的有趣的人物。』報界中的伙伴，對於忠實的專心於事業者，比較任何家伊所遇見的人來的煥發動人和熱心。一個在報館服務的青年女子，總有一大串關於伊的道德上危險的謠言在流佈着，正同母親們對女兒晚上獨自到街上去担憂一般。這實是對現代青年婦女自治能力的過慮。

報界工作最大的趣味，在於它所引起各種不同的經驗。兩天之間，絕少相像的。伊得以和一個星相家，一個貴婦人，一個被棄的孩子，一個治癌的專家，一個電影明星，一個被放逐的大公爵，一個慈善機關的幹事，一個船主，一個劇歌人，一個衆院的一一的談話，偶議員，然，伊可以在這些接觸中，採拾些相當的消息，報館，並不是一個卑劣的學校。

雖然從性靈的立場看來，這極可喜的零碎經驗中，潛伏着此業最大的障礙之一。自作聰敏者常警告年輕的小說著作者不可在報界留得過久，恐怕伊們專誠搜集事實的結果，會喪失其用感情看事物的能力。對於伊會因不斷的從這一感覺跳到那一感覺而喪失其延續的興趣和持久的集中注意的能力，這一層，却反而不大着重。伊會發見自己是一個有靈性的蚱蜢，伊會厭倦永遠變化的感覺的循環而渴望安定，非難那起初以爲是報紙工作的樂事的『無常』。

這一點使伊自承長時期新聞事業，不一定就會給伊如在別的職業界多年獻身的報酬的。律師、醫生、或是商人、會覺得他的聲望與年俱進，新

聞記者却最怕老宿，他的聲名，被具有新思想和青年奮進的熱情的青年人的威脅。

爲期望在此方面獲得殊榮者的福利起見，另外還有兩種特別對於婦女的不利，必得指出。第一件，就是服飾的高度費用。一個女記者必須具備各種氣候的衣服，穿得上好的，恐怕突然間要去見一個權貴的人物，或者一個巴黎式的時裝首領。一個衣服不講究的女子，往往是一個好記者，但對於縫級上面的不檢是會受人愿諒的。不過伊如果穿得好好的，對於伊個人或對方的心理，都不至有損的。接得通知後十分鐘之內伊必須上火車了，不及帶行囊和牙刷，即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過三天。這一來，就要花許多的衣服和梳洗品的錢。這種錢，報館是不還給伊的。這種加重衣飾方面的額外負担以及飲食方面的額外用途，使一個女記者的生活程度在其薪水的比例上，較其他任何的職業來得高。有些編者知道這種服飾上的衣費，給女記者的薪水，比給男的稍稍多一些；對於後者，他們以爲稍爲窮一點，反可以鼓勵他們。

影響婦女的第二種嚴重的現象，便是體健上和神經上的傷勞。不定的工作時間，僻小飯店中忽促的進餐，有定時體操和娛樂的缺乏，以及目覩慘劇恐怖案件心神上所受的震動，這一切，往往使最有能力的女記者正要躍進到最大成功的時候丧失其體健。

要想謀得此項職業和守住此項職業，其競爭是很劇烈的。婦女從事新聞事業數目的統計，很難獲得，而且也不大可靠，因爲這種任用是不固定的。雖然如此，像一九二〇年戶口調査的報告，全美僅有五、七三〇女編輯和記者，包括假定的期刊和出版處的編輯數目。相反的一面，我們却看到全國有六三九、二四一個教員和五六四、七四四個速記員。據支加哥論壇報最近發表報告，該報目前用着四個女記者和十八個特約記者。一家有三個女記者的報社，在城市部就會有三十至五十個男職員。

一個女子雖幾乎從不曾取得首都報社的幹部地位，但若說因性別的關係而見拒於佔有最高的記者地位，那是不公平的。沒有一個城市的主筆會僅僅以性別的偏見而拒絕一個有才能的女子的作品，也不會有一個城市主筆會因其含有禮遇婦女或保護婦女的暗示而拒不登載一篇好的新聞。主筆們常常談論着給婦女以與男子充分同等的機會，他們中大多數人而且是身體力行的。別的事情都是平等的，不過在風雪交加的天氣，他們也許會派男子去而不派女的去；但如果有必要

，他們就毫不猶預地派女的出去。假使他們眞的猶預不決，那女的就要大怒了。在深夜的出差，那麽，婦女大概是不大認爲合適去採訪午夜三點鐘的暗殺事件的；但是在現實事實上，男子就不大用得着了。至於等候陪審終局的評斷或是選舉議員的發表，女記者就和男記者一樣地整夜的守着。

新聞事業的年輕女候補者，有時感覺到伊的筆必須記述不快意的事件的痛苦，伊還是振筆直書犯罪的汚事的卑劣瑣屑呢？還是加上自己對於受害人痛苦的閒話呢？報紙對於這種題目的程度，各各不同，不過多數都容納記者風雅的記述。記者不久就能接受報界的初步法律，那就是智慧的社會必須留意其中所發生的事實，不管它是合人心意或不合心意的。對於報紙所要求的一切，便是它不要因爲純唯覺論的緣故而歪曲事實。

消息有一種實在性，它必須被承認爲和個人的願望相隔離的。譬如在一件死人的事件，雖然受打擊的死者家族情願隱秘那事實，却必須暴露出來。這裏很容易看出，就是消息，還必須是社會上大家認爲有興味的大事件，例如天災人禍，發明事項，越海飛行。假使大家能在少量的消息的實在性上培植一種信仰，就可以省却許多麻煩，例如一個女英雄，當伊知道報紙的興趣不在伊而在故事的時候，伊就突然止住不往下說了；不過記者却非告訴這種過度沉默的人物不可，就是伊們沒有法子要求那消息不映照着伊們，正像伊們沒有法子教雨不要打濕伊們一般。

報紙縱然有種種缺點，還是二十世紀的最活潑的偉人，也是它最普遍的教師。企慕教師、看護、社會服務的青年婦女，應該記住：在報界裏面，伊們將從事一切利他的事業，由於伊的作品，伊將要幫助困苦者徵集款項，教授保健和成功的法則，傳播世上一切人衆和事物的消息，輔助建立非本國的歷史，甚至就是伊筆下最小的點滴，也將有非地位而色染伊的時代的畫圖。

南京市政公報

第一六六期出版

內容　分會議法規委令公牘佈告統計特載附錄各欄材料豐富編輯新穎
出版　每月一期
定價　每本大洋一角
代售　本市開明圖書教育用品社及正中書局
定閱　向市政府祕書處編譯股接洽

服用雲紗拷綢是下流化的麼？

陳琬慈

本文原投刊新民報南京版，惟該版編者未將全文披露，但斷章取義的抽出一兩點，與本文原意，不啻相刺背處。茲欲使閱者明瞭該文真意起見，特登本刊。至於南京版編者當時曾附有按語，則不願再為置辯。

作者附識

八月十九日新民報南京版上，載有胡飄蓬君的一篇『海化的流行成習黑香雲紗夏季裝』，內容主要的有兩段，前段說：『上海的一般妓女看重了牠，差不多每個人都是香雲紗拷綢來做旗袍，後來漸漸傳播到舞場去，舞場裏的舞女也應聲而起，一律穿香雲紗拷綢。』後一段則說：『舞女是需要磨擦的，把牠做衣料，是恰到好處，太太小姐要把牠穿在身上，而且公然出入交際場中，似乎有傷大雅，這也可以想南京摩登的風氣之上海化、俗惡化，不，簡直是下流化！』

不佞對於胡君這番『宏論』，不甚了了，因此敢以愚見質之胡君。

一、試問香雲紗拷綢這種衣料，是否規定了只有那一種人纔可以穿的？

二、試問香雲紗拷綢，究竟是不是國貨？

三、試問為什麼妓女舞女採用，其他的人就絕對不該服用？

四、如果我們服用國貨，那種衣料纔算是不俗惡化，不下流化？

這四點中，第一點本來可以不必再加說明，因為香雲紗拷綢，作者也知道牠的出產是在廣東，在那裏，每當夏季，無論男女老幼，貴族平民，都無一不喜用牠為衣料。從未聞那種人纔喜歡用這種衣料，也從未聞那種人不應該用這種衣料，所以我要問。

第二點，香雲紗拷綢，既是廣東的出品，并且因為牠質料的優良，所以價格也有高至一元七八角一尺的。從什麼人都無不樂於服用，遂不得不在質料的優劣上定比較，而有幾種價錢。牠雖然有貴有賤，可是總是國貨，如果我們捨國貨而不用，應該要用什麼貨呢？所以我要問。

第三點，胡君原意認為香雲紗拷綢既為妓女舞女們所服用，則其他人物，就不該再用。但我實不明白此中的道理。如果真是因此『有傷大雅』，那麼妓女舞女都吃飯，其他的人，是否應該相率餓死？胡君如果也是一個吃飯的人，不亦有傷大雅？總之，

凡是國貨，做中國人的都應普遍的提倡推銷。不但推銷於全國，而且應該推銷至於全世界，方合情理。怎麼可以因爲某部份不幸的同胞的服用它而遽加蔑視摧殘呢？所以對於這一點，更應該要問。

第四點，胡君認定服用這種貨色做衣服，便是俗惡化下流化！那麼胡君的心目中，當然有一種不俗惡化不下流化的東西在，何以不公佈出來，讓大家瞻教瞻教呢？在愚見，以爲服用香雲紗拷綢，不但不發俗惡和下流化，而且還合乎新生活的標準。因爲香雲紗拷綢，穿起來既極簡單樸素，又因每日必須過水一次而潔淨異常（不常過水，有汗起白點，事實上不能穿出去）。合於新生活上的簡單、樸素、淸潔各項條件，還是俗惡化、下流化，難道一定要花花綠綠，奇奇怪怪，纔不俗惡纔不下流嗎？這點實在令人加倍不明白，所以尤其要問。

末了，妓女舞女也是人，不過因爲社會制度的不良，男性淫威的殘存，以致慘度非人的生活。我們應該設法去拯救伊們，絕不該去侮辱伊們！而且妓女舞女們能夠應聲而起服用國貨，乃是不可多得的現象，我們獎勵之不暇，何得武斷之曰下流呢！？

以上的問題，看起來很小，實在也有很大的關係。故敢用以質之胡君，幷與社會人士予以公論。

本刊五卷七期

——要目——

▲每月評話

向心不能强求……石音

讀二中全會宣言……所非

要求參軍……秋草

▲論壇

論時代所需要的婦女……碧雲

現中國知識份子的陣野……所非

悼高爾基……徵英

評兩性嫉妬觀……柳朋

結束思想的從屬……淑華

▲讀者吶喊

我們再也不能耐了……李少卿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開劍譯

▲婦女消息

▲雜感

關于秦良玉的一首詩……八八

▲實生活

北平「女大」學生生活的一面……宛青

▲漫畫

「陽」謀……小成

▲文藝

蚊子（詩）……長庚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牛春野

英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

Mauld Crofte著　金石音譯

▶每冊七角◀

經售處

法政學院　會文堂　作者書社　生活書店

墮胎問題之研究

譚吉華

現在的報紙上，常常有醫生爲人打胎，發生危險，因而犯罪的消息。

根據生理學所說，懷孕以及生產，都是婦女原有的本能，懷了孕必然要達到生產的一步。自然，生產免不了許多的痛苦，但是婦女的生理機構，爲了這，都有特殊的組織和結構，縱有痛苦，也是一種常態，對於婦女本身，決不是一種不能恢復的身體上的損害。人類的繼續，種族的延綿，都有賴於男女的結合，而主要的尤在於婦女的生殖。所以生產在生理上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只要是婦女，都有生產的本能；進一步說，對人類，對社會，這又是一種義務，決不如宗教家所說，這是上帝所加于婦女的一種刑罰。

就拿人道主義來說，只要懷了孕，不怕如何痛苦，也得忍受，使嬰孩得以成熟、產生，決不應在嬰孩尚未生長完全之時，就用人工的方法，令其夭折。要是人人這樣，那不僅於良心不安，而且人類也將從此絕滅。

墮胎既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世界各國，都不約而同地制定法規，凡有不因疾病，不因身體不適宜生產的極少數的特殊情形而外，決不容許墮胎。如其不然，則不特生產的男女當事人應受嚴厲的處罰，而且應人請求而幫助打胎的醫生，也算犯重大的罪名。

總之，無論在生理上，在社會上，或在法律上說，墮胎都是不應該的事。

但是我們爲甚麼却天天看見這許多墮胎的事情呢？未必這許多墮胎的婦女，都不顧惜伊們自己的身體，不顧慮伊們自己的生命，更不計較社會上輿論之批評，甚至不怕法律的制裁吧？而那些犯罪的爲人打胎的醫生們，也不見得不怕傷害人命，觸犯刑法，而純是爲了貪圖人家的若干金錢，而來專門做這種替人打胎的勾當吧？我想，只要他不是瘋狂，是決不願意這樣做的，只要有旁的辦法，是決不致出這一着的。

現在社會上墮胎的事情更多了，單從報上登載的也就不少，但實際上，那些登諸報端的，都是由於墮胎當時，手術不善，因而發生危險，驚動官府，引起糾紛，從而爲世人所周知；至於那沒有發生危險，即或發生危險，而又同醫生暗中妥協了的，或雖因此斃命，而無人或無力報告官府的

，則不知還有多少。正因爲墮胎是一件人所不齒，法所必禁的事，所以秘密進行，而不敢令人知道。現在一般人民生計更形艱難，而打胎之事亦更形增加，因爲這件事情不敢公開，所以無從統計，但我敢斷言，實際上一定是很多的。

× × ×

墮胎既然是現社會一件嚴重的問題，我們將如何予以解決呢？我以爲第一應先探求它的原因之所在。

從許多事實中，我們知道，墮胎的婦女可分爲幾種：如從墮胎者的經濟情形來看，可以分爲有產者的墮胎和無產者的墮胎兩種；如從墮胎者的婚姻關係來看，可分爲已結婚者的墮胎和未經結婚者的墮胎兩種。我們上面所說的四種墮胎，是把那經醫生檢驗，眞正認爲是有特殊疾病不能生產，抑或其身體組織有特別的缺陷而不適宜於生產的合法的墮胎除外了的，我們所說的，是指那正常地懷孕，而又能正常地生產的婦女，未及生產而用人工方法，強迫墮落胎兒的墮胎情形說的。

自然，墮胎的事情，也不盡是貧窮人才作，就是發財人也在所不免。比如有些摩登女郎，伊們認爲生產小孩是一件痛苦麻煩的事情，所以寧肯事先用手術打落。還有，是因爲伊們要想永久保持伊們的青春，深怕生產了幾次小孩，會損毀伊們少女般的姿容，臃腫伊們苗條的腰肢，所以設法墮胎，還有的就是爲了要在社交場中活動，不特於容貌儀態，怕其有失彬雅，而且作事應酬，也恐諸多不便，故而墮胎。如像現在城市的許多資產階層的婦女，伊們之墮胎，多半是由於這些原因。法國近年來深感人口的減少，這也是一種原因吧？我們從許多御用學者的口中，也知道了一些關於有產者婦女節制生育和墮胎的事情，那些學者，悲天憫人地，深怕這種所謂優秀的婦女，生育不發達，以致將來優種日少，而劣種日多。根據這一點，我們也可知道，現在醫學尚未充分發達，以致婦女生產不能沒有相當的苦痛，這也足以促成墮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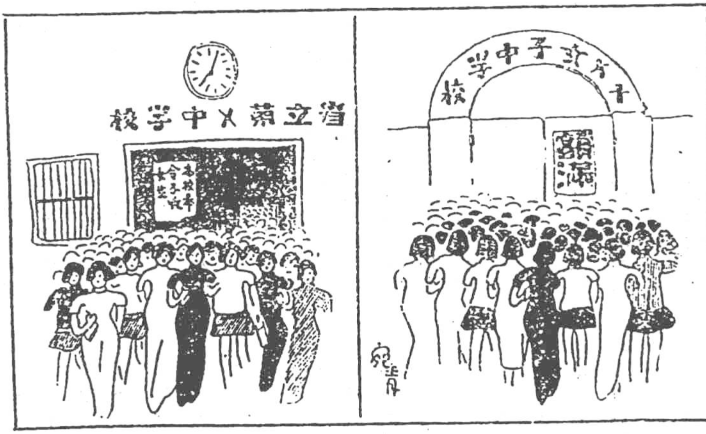
有產者婦女之墮胎，固然不少，但是在整個墮胎事件的總數中來說，那就很少了。若果同貧窮階層的婦女比較起來，則有產者婦女中，正常生產與人工墮胎兩者之比例，又與無產者婦女中，正常生產與人工墮胎兩者之比例大不相同。換句話說，有產者婦女中，正常生產的，在比例上非常之大，而人工墮胎的，則爲數極微；但在無產者婦女中，則墮胎者之比例，便非常之大了。自然，有些窮人，就生產了許多的孩子，伊們也仍正常

地生產，沒有用過墮胎的方法。但這并不足以說明窮人之不墮胎，更不足以表示出：伊們的經濟力尚勉强足以撫育伊們所生產的小孩；這正表示出有些窮人連墮胎的費用也沒有，沒有資格去請醫生墮胎。因爲不管你用舊式的手術打胎，或用新式的手術打胎，你都須出最低度的手術費，醫藥費，而有些窮到連目前的衣食尚無法去覓取的程度的人，試問那有這筆款項呢？所以并不是伊們不願打胎，而是伊們無錢打胎。不過我們同時又看到，那些常常發生危險的墮胎的人，又都多半是窮人。這是因爲伊們沒有錢去進新式的醫院，去受科學的手術，伊們只好用很少的錢去請那些無識的收生婆，或者到那僻靜小巷的小醫院去買藥吃，所以常常發生危險。正因爲這樣，所以在一般人耳目中知道的，也只是這些受損害，遭禍殃的無錢的墮胎者，而有錢的墮胎者就很少知道了。此外，還有些小資產階級的婦女，伊們的生活沒有一定的保障，隨時都有窮困的威脅，然而伊們却又不能如那眞正的無產者那樣，過着不講究的生活，縱然謀食作工，也還要撫養小孩；因之，伊們——小有產者——便占着墮胎者中的大部分了。總括起來說，無產者墮胎的原因，主要的是爲了貧窮。伊們，有工作的呢，一天勤苦的結果，不但沒有積蓄，而且連目前的衣食也都不夠，怎樣還能供養小孩？況且夫婦都非同時進工廠去作工不可，一旦有了小孩，不作沒錢撫養，而且也沒有時間去撫養，所以只要有法墮胎，不怕如何危險，違犯法律，都必然會去嘗試。至於那已經失業的貧苦者，那更不消說了。現在經濟愈不景氣，失業的人愈多，貧苦者貧窮的程度愈甚，因之墮胎的事情也更多了。

此外我們再來看一看已結婚者和未結婚者的墮胎情形吧。那些已經結婚而又要墮胎的人們，其中除了很少數的，如前面所說，是因爲伊們保有錢階級，怕損毀了美麗，而去墮胎者外，大多數都是爲了經濟問題，爲了不能養活那生產下來的孩子。因爲在法律上來說，伊們是已經有了配偶的人，所生的孩子，都取得婚生子的合法地位。在舊社會上，更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都沒有打胎的理由。至於未結婚而私行墮胎的，則應分幾方面來說。有些是交際明星，或電影明星，伊們因爲想在名義上永久保持着「小姐」的頭銜，以博取社會的寵容，便不得不向人表示伊是處子，在懷孕的場合，實行祕密墮胎。有些是爲了舊家庭和舊社會制的壓迫，婚前生產不容於父兄，不容于輿論，不得已而

出于墮胎之一途。譬如有些女子，伊的舊式家庭已代爲訂婚，不許伊自由戀愛，或已經給伊結婚，而不許伊離婚，此時伊若另有所愛而無勇氣或力量反抗，自惟有形成一種秘密的所謂「友愛結婚」，以墮胎來對付懷孕。此外，也許是因爲伊們所戀愛的男子，在財產上，地位上，或在其原有的婚姻關係上，不能取得女方家庭的同意，因而惟有墮胎。這兩種情形，在表面上看來固皆由於舊禮教的遺毒，但徹底追究，仍不外乎是一種經濟的關係。比如說，家庭無論怎樣爲難，社會無論怎樣歧視，只要這相愛的一對男女經濟能夠獨立，那就無損其毫末，未有不能遂其所願的道理。經濟不特足以自給，而且有餘裕撫育小孩時，那又何必墮胎呢？所以這兩種情形，還是應歸源於經濟問題。此外，便是根本沒有錢來結婚。在現社會，

一九三六年的女子教育



這樣的情形多得很。但是沒有錢結婚的人不一定就連性的需要也絕滅了。人原是一種獸性的動物。所謂『食色性也』，有錢有勢的人，可以三妻四妾，而且隨時還要去找新的刺激，去求「外遇」，貧窮的人，難道便連一個妻子或一個丈夫都不准有嗎？不過性的需要是一回事，而經濟力量之是否允許你達到這種需要和滿足這需要又是一回事，貧苦的人，連自己也不能養活，那能結婚和生育孩子，供養家庭？因了這種種困難，所以有許多人，雖已經在事實

上有了發生過性關係的男或女，却只好不舉行結婚儀式，不生育子女。

× × ×

墮胎的原因大概已如上述，這裏應該討論到牠的解決方法。據目前一般的見解，大致可分爲四種：(一)育嬰救濟。有些慈善家，爲了救濟貧苦的孤兒，設立了許多育嬰堂、孤兒院。因此一般社會救濟論者，便以爲這大足以防止墮胎之事的發生。他們以爲那些無力撫養小孩的貧窮人有了機會把嬰孩送進育嬰堂，由慈善機關或公家撫養，就用不着再行墮胎。但是實際上這是否是一種根本的辦法，明眼人一望而知。據許多貧窮的朋友們說：他們曾經因爲經濟困難，把小孩子送到育嬰堂去，此後每隔一相當時期前去探視，結果都深悔不應送去，因爲育嬰堂對于嬰孩的待遇，幷不比貧窮人乞食來撫養嬰孩爲好，其死亡率竟大於普通嬰孩數倍。他們眼看親生的骨肉受着這樣的待遇，覺得無限的痛心，於是有許多人雖是自身生活無着，大都情願去把孩子接回來自己撫養。其次便是育嬰堂的不夠。我們知道以收養棄嬰爲務的育嬰堂爲數極少，在大都市往往不過三四所，在小城鎮裏至多是一個或甚至沒有，每一育嬰堂的收嬰多半有定額，經費多數不豐，所以無論何地，事實上都有供不應求之概。再次便是社會的輿論。有些人認爲一個人對于親的子女都忍心拋棄，總是殘酷不義，于是爲父母者縱令擬于生後送人撫養，也有不能脫手之苦。所以慈善家無論怎樣爲了救濟窮人而設立孤兒院、育嬰堂之類的東西，但實際上幷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而且『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對於墮胎，毫沒有補救防制的效力。

(二)善意規勸。有些人道主義者，他們大慈大悲，認爲墮胎是一種罪惡，太不人道，所以他們不惜苦口婆心，竭力勸人仁慈，不要做這種殘酷的事情。但是這於墮胎，實際上亦毫無影響。誰都明白胎兒的父母對於其親生骨肉的憐愛仁慈，未必還不及那些人道主義者，他們如果有法可想，是決不忍心墮胎的。他們因爲本身生活的困難，因而認爲與其使他們的子女出生了和他們一同來嘗這饑寒痛苦、顛沛流離的滋味，結果仍不免一死，何如令其未及生產，還沒有多大的知覺時，就使他死亡，免得將來受人世的悽苦。所以墮胎一事，在人道主義者看來，雖像是一件殘忍的事情，然而在貧窮者本身看來，也未嘗不是一件仁慈的事情。退一步說，他們自己的生活都沒辦法，雖『易子而食』也做得到，那還能顧及墮胎的人道不人道呢？所以人道主義的勸告，也是

枉然的。

(三)法律制裁。法律萬能主義者以為欲驅除社會病態，應臨以嚴刑峻法。凡是不合法的墮胎，都得予以處罰。各國的立法者差不多都屬于這一類主張者。但是這一手段之不生多大的實效，仍極顯然。如法律懲治盜匪，總算不為不嚴了，然而强刼之事日有所聞。人們根本的生活問題沒有解決，肚子餓了沒有飯吃，逼不得已時必然至挺而走險的一途。墮胎雖是一種罪名，違犯後須受法律的制裁，但是伊們在懷了孕無法生，生了又無法養的情形下，也只有冒犯不法，以求倖免。

(四)節慾和優生。還有些節慾論者，他們以為男女在婚姻關係外的性關係，都是一種不道德的事，人們應該節制這種不道德的衝動，以避免私生的事情。此外還有些優生學者他們甚至主張貧苦階級不應多產子女，因為貧苦階級在他們看來是社會上的低能者，民族中的劣性所，這班人應該不令子孫繁衍，遺害後世。現社會的墮胎者貧苦階級既佔大半，實行優生之後，墮胎的事情，自可不除而滅。然而上述兩種說法，都是一種偏見，並不切乎實際。試問刑法對于通奸的刑罰規定無論怎樣嚴厲，為甚麼還有通奸之事發生？可見性的需要，也正等於食的需要一樣，決不是一種强迫的節制所能生效的。而且如照後一說法，那經濟不足以給養孩子的貧苦者，便應絕滅後代，而只讓所謂優秀的有錢人『子孫滿堂』，那簡是把生物學上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搬運到社會學上來了！

總之，上述各種解決墮胎的辦法，並不能發生澈底解決的效用。

× × ×

墮胎是病態社會中的一種病態現象，根本是由於不良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所產生，所以要墮胎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得到正當的解決，那決不是上述各類不着邊際，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辦法所能奏效的，根本的辦法，實在於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改良。倘使社會上沒有了不勞動而得食的人群，同時也沒有了勞動而不足食的人群，換句話說，人人都勞動，人人都得食，那時就沒有甚麼發財人和貧窮人之分，自然也不會有生了孩子不能養育、因而去墮胎的事情。同時男女自由結合，不因婚姻關係而懷孕的女子既不必受社會的蔑視譏嘲，自亦不至再以生命作墮胎的冒險。最後，醫學界方面，必須繼續努力，使婦女懷孕，減少各種的不便，生產的危險性，由目下相對的減少而臻于絕對的滅絕。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續）

Ray Strachey著　開釗譯

第三章　範圍擴大（1837—1850）

——傳統的青年婦女與當時的理想——斐雷德力克茅立斯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成衣匠的狀況——工廠雇用問題——女礦工和農婦——保姆的狀況——一八四八年皇后學院的開辦——

女權運動的初波，因婦女各個人之「自身無用」的覺醒而開始。這啓示，隨着慈善運動與人道運動的前進而廣大流佈，待至十九世紀中葉，深知婦女地位總有不妥之處的人，爲數已很可觀了。這班人大都來自新急進主義者的營壘，尤其是一神論者和朋友派，以及那對時代的科學思想有着顯著的貢獻的重要而有意味的一羣。假令你是一位拔克司頓(Buxton)，或是一位勾訥 Gur ey)，一位佛拉(Fry)，一位偉其瓦德(Weedgwood)，一位勃拉特(Bright)，一位法克思(Fox)，一位排克萊(Barcklay)，一位達爾文(Darwin)，那麼生而爲女子，也就不至於爲最大的不幸；雖然卽使你生在這種家庭裏，自然也不見得就得參加你丈夫兄弟們的重要工作，不過你總是可以受教育，有受教育的希望，做家庭中平等的一員，而且、若是你願意的話，還得隨你的意思擇你自己的職業和所好。

我們從其時的新聞紙和生活中，看到這種家庭中的青年男女間的談話的活

婦女消息

▼濟南又捕摩登婦女

奇裝異服，魯省早已厲禁，今夏曾一度嚴厲執行，被捕摩登奇裝婦女，均已分別處罰。九月一日省政府主席韓復榘，適因事赴南關，途中發現短袖露肘之摩登婦女，當卽拘捕，擒獲張清波、孫瑞琴、蔡紅等三人。公安局亦繼續在各城埠交通要衢，捕獲張玉蘭王美麗等五十餘人，悉押於總部軍法處，聽候韓氏訊辦。

▼愛國女生服毒自殺

上海復旦大學理學院土木工程系二年級學生張柳泉，湖北應城縣人，現年二十三歲，因上學期曾參加救國會活動，爲學校當局所不滿，致函該

景，他們彼此談論，真熱地談着青年們所喜歡的半抽象的題目，例如什麼想像之性質呀，痛苦之磨練的效力呀，迷信與禮貌的區別呀，以及其他種種類似的題材。我們看到他們在一處看德國文學，坐在卡力爾(Carlyle)的脚前，瞻謁麥慈你(Mazzini)，聚聚科學會議，愛過男女同伴生活，喜歡互作知識的交換，一切一切，明明含着現代的氣味。

可是無論是這一流，無論是那班政治舞台上的顯赫的貴婦人，無一為輿論所公認的代表人物。代表「眞人物」的，却還是小鄉紳小教師的女兒，而且往往在一般人所看不起的婦女界內。這班人的家常便飯，便是些微粗淺的教育，絕少有趣味的事情，除家庭圈外，再沒有他項活動，而以微薄的點滴的女樣的慈善事業，聊自排遣其單調。這是准許伊們參加的唯一活動；但還有許多限制絡羅着，如同伊們天地內別的事情一樣。不過，雖然限制了，它依舊使人生的鬥上起了一個小裂縫，這個裂縫，進得了一種重大變化的尖端。雖然，其時反抗做婦女的不幸，還不見得有多大效力。些微成功的虛耀，有禮的獻殷勤的虛榮，廣佈在畸形社會的表面，但是它却不能將情形切實改變。不論貧富，不論老少，婦女的生活，總是在厭倦中消磨，而這厭倦，却非它所能克服。

問題不在無事可做。每一女子在其生命開端所遭受的摧毀，實比伊畢生強迫造成的空虛更為陰險更為不可抗。因為無論男女，同樣堅信着任何婦女若是講什麼或是想什麼值得鄭重考慮的事情，那是不自然的，錯誤的，甚而於是不可能的。伊們的腦子體積比男子的小，所以伊們的不能理解、歸納、聯想、判斷，或是堅持不拔，乃是自然的無可避免的事情。伊們的劣等，是上帝所定的

生家長，囑令轉學。張聞訊後因恐受家庭譴責，乃於本月二十四日夜間，在南京寧海路二十三號住宅中，潛服多量安眠藥水，實行自殺。至二十五日晨，始為其家人所悉，急送醫院診治，因服毒過深，延至二十六日下午三時，不治身死。自此消息傳出後，各方均極婉惜。

▼滬小教聯請禁燙髮

上海市小學教職員聯合會，近以女教員燙髮塗脂有礙新生活運動之推行為理由，具呈市教育局請予糾正。原呈云：查新生活運動之目的在訓練民衆養成整潔簡樸之習慣，培植禮義廉恥之精神，具體雖微，功效實大，一經提倡，全國推行。本市各機關迭奉上級命令指示進行步驟，對於各校女生更實行禁止燙髮塗脂，濃裝豔服，頗著成效。近查各校女教師身膺教

，伊們的缺少理智，已由伊們在感覺上的超越補足了。伊們可以有魔力，伊們應該做好人，但這便是一切。因爲侍奉男子與安分守己，便是伊們的天職，我們知道這樣的慣例，已經繁榮了好多年代。南丁格爾曾經猛烈地反抗它而且是很勝利的，並且，在一八五〇年渴望解除痛苦的青年婦女，也有了漸進的數量。這種慣例，還是不受挑戰，不過空氣中早有一息的變換，而在此時引出對於那個地位的宣佈。從前認爲理所當然的女性服從的義務，現在似乎有筆之於書、用審愼的態度去教授的必要了。一大串小冊子出現了，大多數爲婦女所著，托出這一性全部的義務。英國兒女集、女性、婦女界、未嫁者的晚年、婦女之社會的和家庭的身分、以及英國的婦女、英國的妻、英國的母親、英國的女兒全部叢書，把這教義全部寫出，大受時人的欽羡和滿意，這種書籍，到現在出來，實在是滑稽的讀物，老是嚕囌着自制、忍耐、順從和那些爲婦女無上榮幸的瑣事。但是這一切，對於那些熱切的女青年，一定是夠致其命了。單只舉千百篇中之一段，已足夠表現這種女教的有害的質素和陰險的毒素了。如一八四一年愛立斯夫人(Mrs. Ellis)著的那本英國的婦女內「向夫之道」一章裏說：『在婦女具有特殊天分的場合，甚或伊的天分與其夫的天分相等，或比他更進一步時；伊倘若有絲毫妄擬試練這種天分的表示，那就是最大的不智，對於伊的幸福之最大不利。做丈夫的對於妻這種自負應加妒忌，因爲這，要沒有最嚴厲的管束，保管會逐漸蔓延，而伊此後心境上的平安和自由代理權，就同被毀壞了。不然，無論如何，也得伊長期用最謹愼的行爲，來表示伊對於他的冒犯不過是純粹出於偶然、而於伊的意識和趨向，是毫無關係的。在這合式的目標

職，列爲師長，察其形色，祇見髮如駭浪，臉若堅牆，其服式則赤足革履，短袖輕衫。以此服務社會，以此教育兒童，尙非天下怪事？邇來國際貿易以婦女界之脂粉裝爲入口之大宗，國家如斯，又何忍作此裝事耗錢之舉。本會心所謂危，用敢呈請鈞局將局內女職員糾正，然後通令各校女教師一體遵行。昔人有言，「請自隗始」庶幾新運前途得婦女界之努力而發揚光大，教育前途得女教師之整飭而邁進無疆，云云。

▼教局採納教聯意見

上海市小教聯呈請市教育局禁止女教員燙髮塗脂一節，已經教局採納。其理由爲各校女教員號稱師長，自應以身作則，對於塗脂抹粉燙髮等各種「惡習」，尤宜首先革除，以培訓導之效。

沒有達到以前，伊就是用最大的努力向夫表示服從，也是徒然的。他將視這一切為自卑的行動，除了表示伊能夠把躬鞠的怎樣文雅以外，再沒有其他的用意。那時，伊縱使如何勉力去誘導或轉換他的評斷，也是徒然的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為證明他自己的獨立和權威起見，自然而然會把伊拒絕。」

至於這些名言，所啓示的關於婚姻觀念的毒害，尤為此類謬說總綱的結晶；而一旦有人向它提出質問的時候，群起攻之的人數之激增，也就不足為奇了。唯一可奇的事情，只是它竟然會被容忍了這麼長久。

當此正教的忠告這樣刺激着青年們的反抗的時候，社會上又興起了一種給婦運以新轉變的更切實和更具體的勢力，這勢力，便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運動。團繞着林肯旅館(Lincolns Inn)小教師斐雷德力克茅立斯(Frederick Densin Maurice)的那一小群人，當然不曾講女權主義，可是他們的影響，却強有力地對着那個方向去了。因為他們以為邀婦女加入他們的工作，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們就准許伊們自由參加他們的討論而無阻。把整個世界拉入他們自己思想之純潔的領域，彼此之間，如同在天國中一般，「不分男女，不分拘束與自由」，本屬他們所祈求的一切。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也許是在比較幻虛的宇宙內活動，他們首要的成見，似乎是要將他們眼前的世界和他們理想中的教堂融合一致，而他們所大事焦思的多數問題，早已不再干犯着宗教的範圍。不過，他們縱然具有神學上的精緻材度，他們還是嚴格的實際，他們穩健地在善良的工作上表現他們的理想，這種工作，較之一般教徒們的「湯與能」的善舉，遠來的澈底而趨重建設。(未完)

▼德將令女孩習家政

（路透柏林二十五日電）國社黨將於九月八日至十四日在努倫堡舉行黨務大會，同時衆院亦將舉行重要會議，此議程中之主要事項，為通過關於德國青年前途之法律，衆信凡在某年齡以上之兒童，不分階級或教育，均將照意國巴里拉團之辦法，使之離其家庭與父母，為國家服務，聞男童將受半年軍事之訓練，女子將受家政耕種看護之訓練，俾他日堪膺新日耳曼國母親之任云。

▼英女飛行家越大西洋

據五日路透社紐約電：女子第一次由東紐西飛渡大西洋之榮譽，已為白利爾瑪克琴夫人所得。瑪夫人係於昨日下午六時五十分由倫敦起飛，本日下午二時三十五分已飛越紐芬蘭之里紐斯地方，現在正向西低飛，距紐約尚有一千二百哩之路程。



實生活

做頑童的老師

何生

在這人浮於事的失業聲中，能夠得到一處喫飯的地方，已算是上上大吉了，至於大都會裏的公館教員一職，尤其是許多人所謀而不得的「肥缺」。

初出茅廬的我，自從畢業後，就感到畢業便是失業的痛苦。幸而不久來了一位朋友說：『有一個親戚想找一位妥當些的先生，替他十一歲的孩子補習功課，還說他們家裏很有錢，所以請的先生一定須有熟人介紹很妥當的纔合格；大概每天下午補二個鐘點。我想你可以去呢；不過孩子是很頑皮的。』

我一想反正還沒有找到別的事情，不妨就去嘗試嘗試，因此就一口答應下來。

第一天我和朋友一同去的。那天天氣還算好，晴朗高潔，我一邊在路上走，一邊默默地在想——想他們是有產階級，一定有許多規矩；我這個人又最怕規矩，倒不如不去罷！但是再一想，除非家裏有祖產可守，白米飯可吃，否則就無法躲在家裏避規矩。何況現在還想做一個自由，自立的人，一切更非用自力去掙扎不可。

此時我們已走到一幢偉大富麗的洋房門口，朋友在前，我在後。我們好容易打開了門，卻又給一個高個子雄糾糾的巡捕阻住了。幸虧我那個朋友和他解說了一淘，纔放我們通行。同時有一只高大兇惡的警犬，只是向着我們高聲狂吠。我的胆子本來是很怯的，一見這樣大的狗，就踟躕起來，不敢前進。經那看門巡捕牽去了，纔得入內。記得有一句俗語，叫做『有錢人家的門檻高』。我想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罷。

主人對我這位小先生很恭敬。這使我覺得格外慚愧。我想我剛從小孩般的學校生活出來，今天眞的請我坐上首，大模大樣地爲人師起來了麼？過一會，倒自然些了；同時我還記着朋友的話：『孩子是很頑皮的；他們家裏是很有錢的。』

呀！主人是多麼的客氣，伊親自倒茶，親自端點心。我應當多麼感激呢！可是我也知道這其間的意思，無

非要我特別負責教授小孩。對於這，其實本來就是我的責任。他們既然特別客氣，我也只好特別謙遜；但是一想起『孩子是很頑皮的』那句話，又使我笑不出口來。我知道對於頑皮的孩子，不得不用一副嚴肅的面容對付他，使他望而生畏；但是和他們家人應付的時候，又必須堆上笑容。我想我現在還是第一次做公館教員，如果當上三年四年的公館教員，不是會把我這一會兒拉長一會兒縮開的面皮變做一個縐皮的秋南瓜嗎？

我教了不久，他的頑皮氣，似乎覺得好得多了，比平日安靜得多了。我確以為他並不頑皮；他在我嚴肅的態度前，不大搗亂，可是不久就磕睡呵欠起來。

事情真難，這頑皮的孩子在我多變的臉色下漸漸給他窺出了先生的真面目。他好像覺悟了『先生是很和氣的，沒有什麼可怕的』，於是磕睡也沒有了，呵欠更加不打了，他就手忙脚亂，恢復了他的故態。他一會兒故意地把鉛筆頭寫斷了，很用勁地捲着鉛筆，一而再，再而三的捲個不了。過一會兒鉛筆掉到地上，他又忙把椅子扔開，俯身去拾鉛筆。一會兒橡皮掉下去了，又爬在地上找上幾分鐘。一會兒說，『先生，我要大便了。』一會兒又說，『先生我要小便去了。』這般花樣百出，兩個鐘點裏不知能讀多少書。我每每想申斥他一頓，或者打他幾下，做做規矩，但是，『他們家裏是很有錢的』，富貴之家的子弟，是不由你隨便申斥，隨便責打的。所以重了不是，輕了又不是；想起主人的禮待，個人的責任，確乎左右為難。

不是汽車階級的大學教授，走一步少不得要借重公共汽車或電車。這類車子根本是大衆坐的，不能由我一己的意思，要開便開，所以要用着它的時候，總不免在車站等上一會，雖然有時走到車站車子恰巧開到也有，不過這是很難得的。因為這個緣故，於是問題就發生了。譬如說，碰巧今天遇着將開的車子，一坐上去就開走了，那末到那教書的人家，自然時間得提早一些。但那位小學生就會望望掛鐘，馬上向你發問：『先生，你今天為什麼來得這樣早？還有十分鐘呢！我不讀書；時候沒有到，我是不讀的！誰高興那末早就讀；讀到鐘點到，那不是就要多讀十分鐘了嗎？不高興！』這樣，就只可以讓他再玩十分鐘，好在沒有我的過處。

有時候碰得不巧，在車站上等上十分鐘或是車子剛開巧出，還要更多等些時候，這一來，到他們那裏，時候總是遲了些，於是那位小少爺又不

高興了，便責問你在做什麼，怎麼這樣遲纔來。那時，我真的沒有什麼可以對他說：我很想回頭就走。可是對於主人未免有些說不過去，因爲結束也有一個時候，半途而廢人家之學，總不像個人師。因此我也忍耐着，聊以解嘲地對他說些時間遲了，你可以少讀幾分鐘書的話。那時，他倒能夠給你一個狡猾而會心的微笑，雖然我感覺到更爲不安。

有時候他自己把字音讀錯了，就高聲說：『先生，你剛纔不是教我這麼讀的嗎？怎麼一會兒又教我那麼讀了？恐怕你自己還不認識吧！』那時準會叫你一口氣氣死。

當我在教授他的時候，他頂喜歡朗誦，吊起嗓子高聲地大喊，我讀一句，他跟一句。倘若我停了，他也就立刻停止下來，因爲他雖在朗誦，却並未用過一些思想，他的眼睛，更加沒有落到書本上，他的兩手，不知在忙些什麼——玩橡皮，捲鉛筆，衣袋裏摸小簿子，數銀錢，各式玩法，應有盡有。

我一見他口裏儘讀，手裏儘玩，我就命令他把玩的東西放在桌上，眼睛要看住書。好！他就俯下頭，把面伏在書上，兩眼緊貼着書面。如果你問他在做什麼，他會很快的回答你說：『你要我看書，我就看書，還不好嗎？假使要我不看，那我就不看好了。』

不知怎麼一來，他居然很高興讀書了。他讀得很熟，無須你去指點。這大概是他玩夠了的時候。有時候，他變得更爲可愛，如天氣很熱時，他會說先生太熱了，忙着叫傭人去開電風扇。我說不必爲我開，因爲我不很喜歡電風，那他就會拿一柄扇子，自己扇着，也替我扇扇，儼然一個很天真誠懇的孩子。

現在我已經擺脫這個職業了，但是回首前塵，尚有餘辛。我想都市中像我從事這一職業的姊妹一定很多，所教的學生，像那個頑童的也不見得沒有。幾許有爲的青年光陰，僅僅爲了餬口計而斷送在有產階級的「不可教」的孺子身上，那是多麼的可惋惜啊！我願時代的每一個女子，努力設法擴充女子的職業，並以此自勉爲個人以後奮鬥的目標。

徵 求

本刊徵求關于各界婦女生活的自述或描寫，凡是富感的記錄，一概歡迎：篇幅最好在三千字以下，如附有意義的照片，更所歡迎。

編輯部啓

文藝

希眞

雨竹

月光正照到P大學的女生宿舍裏，希眞睡在一張白漆的小鐵床上，時時從夢中驚醒，伊的心被一件極矛盾的事情佔據着，因而輾轉不安眠，這時窗前皎潔的月光，滿照着伊的臥室，室內僅有的一只籐書架子，一只小寫字台，一把籐椅，以及兩只箱子，都給月光照得和白晝一般清楚，毫無遺漏。希眞醒時，第一件觸目的東西，便是那靠近小寫字台一面壁上的一伊張幼時和父母弟妹等所拍的照片，使伊一看之下，更加堅決了那個主意。

第二天早晨，伊比平日起來的特別早，燙髮，洗臉，抹粉，仔細地修飾着。當然，今天伊是特別的動人了！伊穿起平日不輕易穿的一件灰底外國紅花的鷄皮縐夾衫，襟上還掛上林寒送給伊的一支金自來水筆。伊知道女同學們一定要詫異今天爲什麼打扮得特別漂亮。果然，伊一進課堂，那百來隻眼珠子，都烏溜溜地釘住伊，全課堂中，似乎起了異樣的衝動。坐在最前排第三座位上的張大砲，忍不住第一個開口說：『什麼風兒吹來了這麼一個天仙。王，你一定得告訴我們，今天什麼事情打扮得這樣花枝招展？快快快！』

『告訴你吧，佾情人！是麼，王？』

『請我們吃喜酒，可不是？』

『不要胡說白道』，希眞本來想裝聾不理伊們；但是這班女同學越說越多，越來越聲了，恐怕被後面男同學聽見，怪不好意思，只得回答了。

伊現在只盤算着一件事情——很難；但又沒有別的法子。『這樣難免要誤會』，伊想到這裏，自然而然地回憶起方才進課堂時坐在後面角隅裏的那兩張面龐的表情：一個人西裝光頭，洋洋得意，另一個人則垂頭喪氣，清秀的面容，籠罩着憤慨疑訝的浮雲，伊想伊已經有好幾星期沒有和林寒談話了。他來看伊總說有事情出去了。『林寒一定很氣憤；但他得原諒我！這有什麼辦法呢？唉！林寒，你的幫助，你的深情……，一切都使我沒齒難忘，但是我有更神聖的任務——

——」伊正想到這裏，突然，前後左右，都發出了嘍嘍嘩嘩的聲音，大家都在翻講義來聽講——先生已經來了！

大家都把衣襟稍微整了一下，希眞本來就是正襟危坐着，這一來，也並不感到正容的需要，不過伊的心靈，似乎多少受了些壓力，思想不大自由地。伊想聽講，把方才的念頭撇開，然而不知幾時，伊又在想那一件事了。

「噹噹噹！」「噹噹噹！」洪亮的下課鐘聲，打破了沉寂睡夢似的課室空氣，百來個學生和那位站在講台上指手劃脚、侃侃而談的吳教授，大家都透出一口氣來。希眞好像是一個囚犯得到了釋放文書一般，心上尤其覺得無限的寬鬆。伊急忙合上書本，立起身就走，伊再也不敢抬頭看任何人。伊怕遇見林寒那雙憂鬱的眼睛，伊更怕看見君俊那張笑裏藏刀的臉子。當伊每次聽到吒吒的皮鞋聲音，伊的心裏就有說不出的憎惡和訓咒。

「這傢伙，老是那麼神氣活現，一和他碰到，總是論長道短，講天說地，糾纏得別人不得開交。林寒却從來沒有過這種樣子，和他碰到的時候，總是步履輕盈，靜靜悄悄的、我們有兩三年的友誼了，但是我們間仍保守着相當的距離。」

「王小姐，客來了」，希眞剛想躺下床去休息，陳媽忽然走到房內來，從伊的微笑而又小心的面部表情上，希眞馬上領會這客人是誰。

「請他坐一忽；說我就來。」

希眞一想這傢伙，又來了，眞討厭；但是又不得不再忍耐一下，要不然，怕就要功虧一簣了。

堂皇而簡潔的P大學的女生會客室裏，正中安放一只圓桌，桌上鋪着潔白的檯布，桌上是一只古色古香的磁花瓶。綠窗放兩只小沙發，沙發中間隔一只長方茶几。右邊綠壁放一只大沙發。圓桌四週又是四只綠背椅子。總之，這會客室是足夠容納四五個客人。那時在大沙發上坐着一位西裝革履，髮光可鑑的青年，在他一臉橫肉的面上，略帶不耐煩的樣子。

「密司脫蔣，要你等了。」

「啊呀，眞是小姐；老是千喚萬呼才出來！啊，你今天太美了！」

「瞎說！蔣，你這幾天空嗎？我們這禮拜還沒有出去過呢？」

「是了；我因爲這幾天有些很緊要的事情要幹，到今天才得空。我也很想和你一同出去玩玩，不過現在時候不對，」他從西裝袋裏撈出一只金錶一看，還只有四點一刻。

希眞也把手錶一揚，說：「這時看電影確是還早，玩別的地方又沒有意思。」

『我們就在這裏談談罷。希貞，我又要提起那件事情了，你現在對於林寒到底怎麼樣？』他的一對深凹的眼，閃閃地瞪着希貞，好像他能從伊面上看出伊心之深處似的。

『你老是要提起他；我早已對你說了，你還不相信嗎？』說着，把小嘴撅起，現出很生氣的樣子。

君俊一見伊要發脾氣了，忙堆上一臉笑意解釋着說：『我當然相信你的。我怎麼會不信你呢？不過我心裏老是惦記着他，恐怕他要做我的情敵。只要你肯忘記他，就得了，我們就可以快樂一輩子。現在我正在爲我們倆的前程打算，賺一些錢。我想你能夠得到平安快樂的家庭生活，自然能把以前的一切忘了。你說是嗎，希貞？』

『那當然的。不過我不但是將來能夠把他忘了，就是現在我的心目中已經只有——』此時伊玲瓏的兩眼，正會合了那青年的兩眼。

君俊的心房驟然跳動得異常劇烈，呼吸似乎也變短促了，他感覺到一種餓虎般的貪婪想把當前這隻美麗的羔羊一口吞落喉去。他的右手，已緊緊握住了希貞的右手。

『好了；我從此不再向你提起那件事情好了。你也不必再生什麼氣。』

『好，大丈夫一言爲定，從此永遠不許再提！』

『當然；好小姐，我只希望你永遠不淘氣。』

緊接將雨的灰雲，終于被和風吹散，兩人的話鋒也就轉換了方向。

『剛纔你走進課堂的時候，女同學們在講什麼？張大砲和王崇都很忙，在取笑你，是嗎？』

『伊們這一班人就是善於造謠，說閒話，眞沒有意思。』

『呵呵，造謠！』君俊半揶揄半得意地笑；『怕無風不起浪吧！』

希貞會意他所說的『無風不起浪』的意思，但伊只報以默默的一盼，意思是說：『你在做夢！』

『唄！蔣，我倒記起一件事情來了，你常常不來上課，你說是在朋友家裏有事情，究竟是什麼事情，你倒說給我聽聽。』

『喔！是了；我也想到了。我確是有眞正的公事，——不是在什麼女朋友家裏——不要酸，聽我慢慢的講——是在一個外國朋友家裏。希貞你不要誤會！下次去的時候我想帶你一同去，一方面使你釋疑，另一方面，也介紹給你認識認識；好嗎？』

『好；一定帶我去，』希貞高興得在室內跳起舞來。『我也和你一樣，我眞喜歡同外國人往來……』

「這麼高興，準帶你去。」君俊也從沙發上起來，很興奮：「我最近就有一件事要去，一定邀你同去；不過路很遠，要去的時候總是叫汽車去的。現在時間不早了，我們到那一家去呢？」

唔，是時候了；我隨便的，隨便你那一家，只要主角能合上胃口，什麼片子都好。」

「那我們就到G.T.去罷，他們剛換了新片子，是小安琪兒主演。好，我們現在就走罷！」

× × ×

他們倆的同進同出，同看電影，同逛公園，已成爲公開的秘密，學校中人人知道，林寒當然更加知道。

一天，天上正在下着細雨，林寒爲着心境惡劣，好幾天沒有去上課，此時他獨自默默躺在床上，借長嘆來舒洩胸膈的鬱悶。忽然抬頭看見希眞一言不發地立在床前，把他寂寞的心，頓時鼓起一陣澎湃的浪濤。他忙仰起身子，詫異地詢問：「咦！你怎麼突然到我這兒來了？」希眞不答，只深思地望着他，汪汪的眼邊，已忍不住掉下兩滴熱淚。一會兒伊不自支地伏在他的床上，上半個身子頻頻地抽搐着。

「希眞怎麼一回事情？你說呢！」正在怨憤的林寒，一見伊這樣悲哀地啜泣，不知不覺中又回到舊日的情境，同情與愛憐，又恢復了它們固有的地位。

「有話儘說，希眞！」

「沒有話說——只有一句話。」

「？」

「我要請你原諒！」

「原諒？這話我不懂。」他驟然如患了瘧疾的病人，混身微慄起來。他想他所恐懼的殘酷的裁判終于到來了嗎？

「啊！林寒，我一定要請求你答應我，你現在假使不答應，將來一定也會明白的；不過你現在應該把一切丟開，好好兒的念書。青年是應該奮鬥的。我知道你是有志氣的。你從明天起，一定要天天去上課；更加要保重身體。我——決不會負你的！」

林寒不及回答，那位不速之客已經旋風般地飄走了。他好如做了一個噩夢；但淚痕還在床褥，這顯然不是幻象。「我要請你原諒！」「我——決不會負你的！」他的耳鼓交響着這兩句清晰的話語。「這是欺騙！」他想到近月來的事實和話語間的矛盾，又憤憤然了。然而一轉念間，前途似乎又現出了曙光。如果伊決心把他遺棄，伊又何必多此一舉，特地來請他原諒？伊又怎麼可以說決不負他呢？

× × ×

一週的功課輪軸似地又轉過去了，可愛的星期日已在目前。希貞上午在宿舍裏溫習一週來的功課。吃過中飯後，就洗臉梳頭，趕緊打扮預備出去。當伊坐在鏡前擦臉的時候，望望鏡中的人影，實在覺得好笑，笑自己像一個劇中人物。

「他爲什麼還不來呢？」伊什麼都預備好了；但所等的那一個人卻還沒有來。伊望望窗外，天氣是那麼晴朗，於是心裏就更加焦急起來。「他失約了嗎？爲什麼這時候還不來呢？」伊又照一回鏡子，煩躁地跑到床前，方想躺下身去，忽然宿舍前一陣汽車聲，接着又是一陣吡吡的皮鞋聲。伊忙迎下樓去，果然，仰面就碰着君俊。

「呀！希貞，衣服都穿好了麼？車子等在門外，我們就走罷！」

「我早已預備好了；等了你半天了！」

「喂，希貞，我看你還要帶一件大衣呢。我們那邊去過之後，或者還要到別處去玩玩，你想到什麼地方玩去？」

「隨便什麼地方，都好，」說着，反身往樓上取大衣。

在高敞的大學走廊上，一男一女的步履，傳出吡吡合節的回音，尤其是因爲禮拜日，學生星散，院宇寂寞，那聲響更顯得清晰。

汽車如風馳電掣一般飛跑，它的速度，簡直不允許車中人多說話的樣子。

「你爲什麼來的這樣遲？」那女的跳入車廂內便問。

「有些東西沒有弄得好——啊！你今天更漂亮了。什麼東方美人，我看就沒有比得上你的！」是男的回答。

「不要胡說——那你就看見過很多的東方美人過的嗎？」

「怎麼不；我常常到他們那邊去，要見過多少！」

「你那個朋友在中國做什麼的？」

「他嗎，辦特務的。他在中國很有勢力，和軍隊裏面人很接近的。」

「你和他的交情也不錯了吧？」

「那當然——」那男的突然截住了，但臉上卻現出很得意的神氣。「他每次請客，差不多都有我在內的。他們中許多軍官，我也都認識的。」

「是嗎？」那女的無限羨慕似地說：「唉！我看他們的義氣實在比中國人好。」

「不知要好多少！所以我就喜歡同他們來往。老實說起來，他們什麼都好！」

「對呀！我們的思想怎麼這樣相

像？我眞佩服他們。」

「本來是應該這樣的，你看學校裏那班東西瞎鬧得可笑嗎？什麼抗日，抗日，看他們怎麼抗去？」

「那全是莫名其妙！」

「豈止莫名其妙！他們都是給虛有買到的。你這位閨房小姐是不懂得的；學校裏面這種人不知有多少，就是你們女同學中也有！」

「是嗎？那我想學校當局應該想個辦法的。」

「你看好了，辦法自然會有的。」

「什麼辦法？快點告訴我！」

「你眞是孩子氣，怎麼就這樣急！等一會就明白了。」

「眞的？你越說我越糊塗了；快點明白告訴我。」

「等一會你就明白了；但你不能對別人說的；這不單有關我的前程！——當然也就是你的前程——也是和國家前途有關係的。」

「那當然；我怎麼會對別人說的呢？」

君俊想再說話時，車已抵目的地了。汽車夫開了車門，君俊先跳下車來，他一面挽出他的女友，一面就指着前面綠蔭叢中的一座半新洋房說：

「那就是。」

「喔！野下三郎，」希眞認着左手鐵門上的銅牌。門開時，門人知道是常來的熟客，也就省却通達的手續，讓他們自己進去。

「把你的皮鞋脫去，」君俊跨進門便俯身解自己的鞋帶，同時輕輕對希眞說了一聲。希眞呆住了，不懂，也很不自然。好好的穿上了的鞋子，怎麼可以脫去的呢？伊奇怪極了，但再一想，君俊是此地的常客，總比伊多懂一點，也許這是他們的禮節，或習慣吧？所以伊就把近在喉邊的「爲什麼……」嚥了下去，依樣葫蘆地脫去皮鞋。野下三郎已經立在會客室的門邊等了。他們相見之下，就相對深深的一鞠躬。那位外國朋友，倭倭的身材，低低的額角，多紋而蒼黃的臉上，閃着兩只鼠般的銳利的小眼。他做着手勢，請大家就坐。三個人就團坐在一只一尺來高的方桌的周遭，每人占一方，把朝裏的一邊空着。他就用道地的中國話和他們寒暄了幾句，然後問君俊道：

「喂，蔣先生，本月份的津貼已經領到了嗎？」

「是，特務官，已經領到了。」君俊猛不防的樣子，面上略略紅了紅。

「托你的事情都辦妥了嗎？」

「是是，特務官，事情都照辦了。」

「那末名單呢？」

君俊立時現出很能幹的神情，敏捷地從西裝袋裏摸出一只皮夾。裏面有好幾張摺疊了的紙，他隨手檢出一張，用鋼筆寫的白洋信牋，恭敬地遞給主人。

希眞自從走進門來，伊的血液循環，似乎已大增速率，平靜的心房，頓時掀起狂烈的風濤。這時見到君俊把愛國同學的名單抄得清清楚楚地遞給敵人，更覺血管欲裂，憤火萬丈。伊恨不得把名單立刻搶過來；但是事實上伊終於忍耐下去了。伊只拿起一杯茶，若無其事地喝着。伊打量着室內的一切，最後把眼光落到右壁的一張油畫上面，算是在鑒賞畫中的風景。

『這名單裏面大概沒有什麼遺漏的嗎？』

『喔，一點都沒有遺漏的，特務官！連稍爲帶些嫌疑的角色我都抄在上面了。』說着，擺出異樣誠懇的態度。

『啊！那好極了，一網打盡，省些麻煩！我今天晚上就叫貴國公安局長來，準於叫他後天一大早派警察去逮捕！』

『頂好特務官也派幾個人去，可以週到點。』

『那自然；不過我這裏去的人人頭不熟，貴國公安局也是一樣；怎麼辦呢？』

『那有我在；不妨不妨，特務官！』

『好，那末準於這樣。告訴他們格外注意其中最熱心和最激烈的幾個爲首的，切不可給他們走失了。不然，怕就後患無窮，你懂得麼？』

『是是，特務官，懂的懂的！』

野下三郎慢慢地站起身來，若有所問的樣子，但他終於默默地跑進室後去了。

『你看那張油畫怎樣？那便是頤和園呀！』君俊見野下三郎進去了好些時候還不出來，便向他的女友開始了低聲的談話。

『是嗎？像極了！』希眞口上回答，暗中非常的訝異，怎麼一個人在不同的環境下竟可以變成這麼異樣的態度，他現在完全改換了一個樣子：平日高談闊論，目中無人的狂傲放浪的態度，此時全沒有了。他屏聲靜氣，謹敬小心，十足像一隻失足在貓穴中的狡鼠——不，實在是像一個死心塌地的順馴的奴才。『人家侵略了我們的國土，殺戮了我們的同胞，搶掠了我們的金錢，而你竟還認賊作父，效忠仇讎！』伊似乎不能再想下去了，國仇家恨，已滾滾如怒濤之襲來，伊已超過了「憤慨」的境域，心神頓時呈着混亂的狀態，伊的眼前似乎出

現了親愛的父母，他們在告誡伊『莫露鋒芒』，過去的漢奸可以陷害他們，現在的漢奸就未始不能陷害伊。伊勉强立時鎮定。

『他們很喜歡我們的東西——』

『為什麼』——希貞忍不住了；但連忙又帶住。

『因為同文同種，我們本來就是一家。』

『……………』

『他們從很小的時候起，做父母的就教他們中國怎樣怎樣；中日兩國，實在是應該澈底合作的。』

希貞還沒有回話，主人已經出來了。他手裏拿了一個小紙包，隨即交與君俊。君俊連忙雙手去接，而都表露着感愧交集的神情。

『謝謝，特務官！』

『好好的去辦！』主人吩咐着，就送他們出門。

在回校的路上，希貞就裝作傻頭傻腦的樣子，向伊的同伴說：『那末他說叫公安局派人來捉，捉了去怎麼辦呢？』

『捉了去，那自然由公安局照他們的話辦去，或是軟化，或是硬做，法子很多呢！』又回復了旁若無人的故態。『那都與我無涉，我就替他辦到這一步就是了。』

『那麼可有性命之憂嗎？』

『那是說不定的；管他呢，呵呵！』

『呀！好人，你沒有把我的名字寫進去嗎？』

『好了，好了，你真是傻孩子，好好兒我怎麼會把你的名字寫進去呢？你說話老是喜歡帶些幽默味兒的。來，我們說正經罷！我們以後常常可以一塊兒來玩，你同他熟了，說不定他也會派點事情你做做。』

『我做不來怎麼辦呢？』希貞作問着。

『慢慢的來，學學自然會了。我們倆大家努力，過幾時我們也許可以有自備汽車，那時要到那裏便是那裏，多舒服！』

『咕咕！』『嘟嘟！』此時四面一片汽車聲，街上密佈了汽車，來往東西，水洩不通，他們的一輛，現在已經被逼停止了前進，讓一輛八缸黑牌一九三六年的大汽車在掉頭。

『啊！這裏就是光明；現在幾點鐘了？』君俊興奮地問。

『三點鐘正！』希貞望了望手上的錶，說。『好，我們就進去看看好嗎？不知是什麼片子。』

他們便回復了汽車，加入那潮水似的人羣。兩分鐘後，這一對男女，已沒入深紅絲絨帷中去了。

× × ×

一天之後，天空剛映着魚肚色，寥寥的晨星，閃動着它的晶亮的光芒，正像在探聽人間的消息。此時P大學的男生宿舍裏，君俊正一個人在一間佈置得很舒適的房間里睡着，他因爲心裏有事，一覺醒來，就不能再合眼了。他想他偉大的事業不多一會就可以成功了，還有一半錢，立刻就可以到手，不覺興奮萬狀，仰身而起。正在此時。房門伊呀作聲，有人推門進來。他想公安局的警察來得這樣早嗎？但事實馬上通知他『不是』。進來的乃是他的愛人希眞。

『啪啪啪啪，』房內突然起了一陣騷動，一個男子的慘號，震破了黎明的岑寂。

招魂

▶長庚著◀

定價五角

是新詩壇上的明新
是婦女作品的翹楚

經售
北新書局
世界書局
生活書店
大東書局
作者書社

文廟公園之夜

長庚

這裏沒有幽逸的情，
沒有華貴的紳士小姐，
微摟着腰輕輕的笑。

這裏不像顧家花園的葱蘢，
綠葉叢中藍色電燈像做夢——
威權者做征服殖民地的夢。

這裏不像虹口公園那末嚴重，
靶子場上機關槍聲隆隆，
顯示日帝無法無天的威風。

這裏不像外灘公園的爽敞，
面着大江有夜風飄盪，
中西雅人斯文地徜徉。

這裏是絕對的平等，
這裏是眞正的公開，
不用派司門票，
不問年青年老。

這裏是一塊豆夫干的方地，
一條眼淚般的濁水小河，
一個瞅着長天發怔的古塔。

枯焦的草地像枯焦的心田，
稀疏的古樹像憂思人的髮，
猩紅的孔殿像大衆的流血。

孔子他老人家坐在正中，
憂愁得不忍歎一口氣，
祇嘿嘿的看一批批，
一批批袒着胸赤着脚
的勞苦大衆們，成千成萬
肩挨着肩鼻磨着鼻，
汗沾着汗奔跑往來。

白眼睛似的大電燈，
照得慘白飢瘦的一羣，
不准我們做一點夢。

紅色的夢桃色的夢，
在白眼睛的燈光下不許做，
我們只認清現實認清苦難。

大家努力打苦難里衖，
大家努力打現實里衖，
衖得像海寧般潮汹湧。

赤着膊揮着蒲扇，
擠在小橋上流連，
我的汗臭吹過去，
你的汗臭吹過來。

小茅亭上擁着一大隊，
有人義務地在講演，
講演主義狐狸和鬼。

國術練習場的門緊閉着，
有仙俠心腸的人們，
用神秘目光向內探看。

演講廳里幾十個貧孩子，
張開了飢餓的小眼睛，
聽先生一五一十的教訓。

先生捲高兩袖揩把汗，
教了算學又教國文，
好像休息沒有他的分。

每只長椅上坐滿了人，
有的在抬起頭仰望，
看看這樣閃閃的星光，
明天準沒有下雨希望。

米價已經十三元三，
要是再往上漲，

一家八口的糧……
想到這有點怕慌。

怕慌了站立起來徬徨，
經過了「一二八」戰蹟前，
心上又是一陣戀戰。

啊！「一二八」戰士的殘手，
浸在酒精中永遠地
永遠地驚着中華國魂，
驚着破碎的國魂。

看飛機擲下的炸彈，
吸飽了壯士的血，永遠地
永遠地在獰笑獰笑，
獰笑強權的伸展。

聽！那裏來的慘吼聲？
是動物園困獅的呻吟?!
是十九路軍戰士的精靈?!
是奴隸們吼着起來鬥搏的鐘鳴?!

劫後

張宛青

東方的天際微露出一綫的曙光，魚肚白色便漸漸地籠罩過來，鷄聲喔喔的一啼，接着太陽光已經照耀在屋角上了。

『唉喲，眞快啊，天又亮了呢！』大妞兒媽扒着窗戶紙上的小玻璃向外望着。一邊拉起身傍的衣服，一邊仍在打着呵欠。

『大妞兒，大妞兒，醒醒！天不早了，該起來了。』

『嗯！』大妞兒翻了一個身又睡着了。

『貪睡的丫頭，還不起來——今天要等錢用吶！』

大妞兒依然不醒，仍在那裏呼呼的睡着。

『起來不起來？』大妞兒媽氣急

長篇創作

奮鬥的母親（六）

牛春野

雖說冬天的太陽移動得那末快，日子變得一天短似一天，三婆婆家的工作，却反更加緊張起來。你想，再過二個月，就要接進一位新娘子來了。二伯伯是個賺錢手，是三婆婆家中出衆的兒子，也是黃狗村上數得上的一位小財主，雖則他的財產，並不寄回故鄉來置田畝，蓋房屋。三婆婆當然非常高興給這樣的兒子娶一房媳婦！自從上半個月老大由M埠回來，一切事情總算都說妥當了，老二已經答應，準備到佳期回故鄉來結婚。『啊啊！眞是祖宗有靈，菩薩有眼睛哩！我的國樑，到底懂詩書禮義，腳踏周孔之禮的好兒子，他終于肯聽娘和哥哥的教訓了。』

媒婆天天來，說新床要用朱漆、金花、綉幃，因爲新娘子的嫁裝，全是大紅油漆，加上金花銀花的。又說新娘子的面貌像一位白衣觀世音；說伊的腳，就有板橋頭渦角上阿榮他們門口的菱塘裏的水紅菱一樣小，走起路來飄飄欲仙。說新娘子的眼睛，又細又長，像鳳凰。說伊的綉花，啊！簡直比畫的還要乖！伊所綉的無論是什麼，都是活靈活現；倘使綉一隻鳥，這鳥準會「嘟」的一聲撒開翅膀飛去，倘使綉一朵花，那花一定是有色還有香味呢。婆婆聽見得意洋洋，想想這樣天仙似的、能幹的美麗的新娘子，保管老二稱心如意。婆婆近來好像覺得自己年青了幾歲，做起事情來，也很有精神了。伊帶着兩個媳婦和

地，使勁地推了大妞兒一下。

『呵，什麼？』大妞兒睜開模糊不清的眼，昏昏沉沉的問了一聲。

錢糧人家催了兩天，捧子麵（註二）一點沒有了，欠老升子的雜麵（註二）錢答應今兒晚上給，借王家的那四毛錢也半個月了，什麼都等着錢……貝貝不是許的叫咱們今天到他們那兒去拿三塊錢麼？來回三十多里，你不趕快起來就去，晚了，回不來了……』

『媽，別去啦，等等不行麼？昨天拾了一天柴，又幫您羅麵（註三），到半夜才睡，混身骨節裏頭都酸痛酸痛的，這大清早起，又叫人家去借錢?!』

『該死的丫頭！跟你好說不成！你沒看見昨天要錢的那副兒臉麼？不是千哀萬求的把人家送出去，這會子早沒有命了，你眼看着叫人家逼死我

小兒子，大家忙着預備，大兒子也時常回來，管理重大點的事項。昨天新買的新床，就是經過老大的愼重選擇的。

『姆媽，二弟的事，一點不得馬虎的；他是見廣識大，所以寧可多花一點錢，好在他已經說過，一切費用，由他自己來出，不要老薔半文的，』國樑臨時出門，回過頭來，叮囑三婆婆。他又去和男媒人商量一翻，教他去暗示新娘子的兄弟，對于方氏的面子上，幫些忙，因爲他們的姑爺，是個發了財的人，要體面的，千萬不可馬虎。

這裏三婆婆謹愼地照着老大的意見做去。今天又叫了漆匠，把新床重新油彩裝潢一翻。木匠在客堂樓上補地板，泥水匠在廊下粉飾牆頭，裁縫在客堂上做新郎衣服。

『你眞好福氣啊，三媽媽；快接進第三位媳婦來了。唉！像你就不枉做一世人。』

『托福托福，四嬸嬸，你也……』，伊不能說下去了，可憐的四嬸嬸，是個孤老，雖然有兩個女兒，都是花般嬌美，也嫁了人，但是這對于四嬸嬸有什麼關係呢？三婆婆，是個厚道的人，伊明白伊妯娌的悲哀，記得今年秋天，四嬸病得很兒，去接女兒們，大的說婆婆有病不能回來，小的說丈夫不准伊回來；女兒有什麼用？

『這是什麼緞子呀，那末亮晶晶的？』四嬸嬸熱心地看着衣料。

『老大說是摩本緞呢。我也弄不淸楚，這是我們老大代他弟弟帶回來的。』

麽？叫你去也不過跑兩步路，什麽事又不用你管，你還貪懶的不肯去，要是你能推得動磨，我才不指使你去呢！』

『去就是了，幹麽儘罵人家！』大妞兒委委屈屈的揉了揉眼，撅着嘴，就從破棉被裏鑽出來了。

大妞兒媽看着大妞兒勉强地起來，便生氣的看了大妞兒一眼；看看大妞兒這兩天比前些日子更瘦了，蒼白蒼白的臉，蓬鬆着幾根黃毛，渾身皮包着骨頭，瘦稜稜的，十五歲了，可也不過像十來歲的樣子，於是，自己心裏，便也有些不忍起來，嘆了口氣。

『要不是九一八那年你爸爸讓日本人打死，房子給燬了，地給沒收了去修大路，賣買給搶個光，咱們娘們不也坐着吃麽？』說着眼睛紅了一紅。『孩子，只怪你的小運不好，鬧什

『啊！你也在這裏嗎，四嬸嬸？三媽媽，我來看看你們的新床。』

『八嬸嬸，怕要見笑的呢？你看這朱紅漆顏色怎樣？』

『好極了，紅得教人眼睛也睜不開了；難怪板橋頭大家，都在議論你們的新床，怎樣講究。等一回，靈姑娘的娘，和順全嫂嫂都要來看哩。你花了多少錢買的？』

『錢是國樑付的，我不大明白。』

『至少四五十塊吧，我想。』

『哦！眞了不起：前年你三媳婦的一娶床，不是十八塊錢嗎？』

『是的，一點不差。』

新床買來之後，眞是門庭若市，遠近的媽媽們、嬸嬸們，和公公們，都來參觀議論了：年老的都說三婆婆福分大，有那樣好的兒子，爭爭氣氣，威風凜凜；年青的都羨慕未來的新娘子，說伊前生命運修得好，怕是巳經修滿三世了。三婆婆，欣欣然領受衆人的頌讚，每夜睡到床上，有時也要暗暗高興，高興得連厭厭的呼嚕聲也覺得不討厭了。伊想眞是皇天不負好心人，自己廿八歲守寡到如今，撫養了五個兒女，個個長長大大，就只第二個兒子出門多年不肯回來，不肯做親，成了美中不足，現在居然仗大兒子的力量，把這不美塡滿，什麽事都如意。等二兒子完了婚，明年年底，再給小兒子娶了巳經訂下多年的媳婦，這樣一來，心事就完完全全放下了，回到九泉，也可以對得住丈夫，對得起方氏祖宗了。伊每每想到此地，就微笑地對床公床婆說些感謝的話。

『哼！我就不服氣，爲了一個女人，要我們忙得兩脚翻天。莫說我總比伊

麼氣！要不是今天我得去給陳掌櫃家推磨，我早自己去了，大遠的路，我讓你一個人去，你想想我放心麼？沒法子呵，大妞兒！過來吧，別撅着嘴了，我給你梳梳頭，把昨天洗出來的那件花褂子換上。』

『我不穿那件花褂子——已經補了十來個補釘了。』大妞兒睡眼矇矓的，仍然顯着不痛快。

『還得有錢做呵，吃飯都趕不上口！』

『……』大妞兒不再說，聽憑媽給梳頭。

媽給梳着頭髮，冷水抿在頭上，大妞兒昏睡沉沉的腦筋便漸漸的清醒過來了。於是，伊也想起事情來了。伊想起那年，五年前的那年：飛機、大砲、兵、煙、烏煙瘴氣的一團，驚心駭目的大屠殺；爸爸、日本兵，日本兵到自己家來的樣子，爸爸和兵說長一番：就連你，新娘子，我對你老實說，你也應該擺點架子出來，給伊看看！』大嫂嫂忙得生氣了。

『什麼架子？大嫂嫂，你說說看？』

『嗐！現在我們爲伊忙得半死，做這做那，婆婆和國樑，都像瘋了一般，等伊討進來後，我們就不可再做伊的事情。我主張，就從伊下花轎起，一切家中的事情，叫伊多做一些。你也忙夠了；我們大家息息；叫伊去做飯洗衣，收拾屋子！』

『假如婆婆說話呢？』

『說話？哼！我來對付伊！我是伊的長嫂，吃口現成飯，是應該的！』

『但是我是比伊小呢？伊是二媳婦，我是三媳婦，你看。』

『唉！你眞呆笨！你比伊先來，不是嗎？先進門三日爲大，和尚寺尼姑庵，也有個先進爲大的規矩，何况我們做媳婦的？』大嫂嫂一邊說，一邊往外走了，因爲伊又要去監督泥水匠和裁縫司務去了。這裏只留下新娘子在忙亂地燒飯做菜。今天飯已燒了兩大鍋子，小菜也燒了七八色，上午整整洗了三個鐘頭的小菜和衣服，蹲在溪邊石階上，脚骨都有些酸痛了。因爲連日的繁忙，司務百工天天不斷，客人又是連接不斷的來來去去，茶呀水呀，媒婆又天天來吃中飯，婆婆囑咐這囑咐那，新娘子簡直忙不過來。幸喜脈脈乖得多了，已經能夠扶住東西，撲來撲去的走幾步，把它放在廚房門檻上，它能夠雙手抱住門檻，一搖一擺的舉起小脚來跨兩三步，有時候，抓搭着涼尿布的木架子，摸到瀉水溝旁邊。但是當它戰戰兢兢地學步的時候，阿花就來了，把肥大的狗頭在嬰兒

話的樣子；兵把爸爸一拖，一刺刀，一刺刀就下去了，啊呀血，血！大妞兒覺得頭上一痛，禁不着頭一囉哼。

『頭囉哼什麽？又沒有攏着頭髮，再歪，辮子梳到耳朵上去了！』

大妞兒不響，偷偷地把眼淚咽下去了。

『媽，就這麽去吧？』大妞兒微笑着，掙脫了媽梳好的辮子。

『可不就這麽去，還能打扮麽！唉！眞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大妞兒！』媽想了一想。『籠裏有昨天剩下的窩頭（註四），你去吃點，那一共是三個，你吃一個，把兩個揣在懷裏路上吃！』

『媽，你呢？』

『我就上陳掌櫃家推磨，就在他家吃了。我先去了，大妞兒！再搗了，老陳奶奶要說話的！』停了停。『大妞兒，瞧見了麽？吃完了就快點走

小腿上一銜，厎厎就被它銜到在地上。昨天厎厎甚至滾到漏水管的髒水溝裏去了。今天媽媽給它放在後客堂裏的門檻上，它就半天沒有哭過一次。它很興奮地在發現新的天地，從門檻摸過去，這裏有石磨，它用小手去抓磨邊上的塵土，和剩留下來的一些粉末，它就坐在地上用手搓着玩。等粉末散得不見了，再爬起來摸過去。這裏有紡紗車，它抓着一條車輪，車輪轉動起來，小脚一晃，又跌坐在地上，順手去摸車錠子上的白白線球玩。地上還有一些殘棉花，也給撕得四分五裂，再用手在地上爬過去。啊！那邊有很多的一個個一攤攤的鷄糞呢。它爬到了鷄籠門前，就揀了些鷄糞玩玩，把一粒硬的黃糞放入口里吃了起來，覺得味道並不好，就擺出一副歪面。等大嫂嫂經過時，厎厎竟爬到鷄籠子裏去了，只留着一雙小脚在籠子外面，一伸一伸的亂動着。

『哈，小鬼頭，髒死了！叫你娘來剝你的皮！』

新娘子趕快飛出來，將它一把抱起。啊！滿面灰塵！滿身鷄糞！臭得要命！

新娘子給厎厎洗浣手面，給剝去外面的一件包衫，喂了些奶給它吃。火光融融地照着母子倆，厎厎的眼睛，漸漸合上了，新娘子嗅了嗅它的小毛頭，似乎還有些鷄糞的味兒；但是伊沒有功夫給它重洗，只好把它忽忽然在草上一放，又忙着去砌晚上吃的小菜了。砌了一回，再回到灶下去燒火。伊一邊砌菜，一邊燒火，大嫂嫂時時跑進來站一會，咕嚕幾句婆婆和丈夫，又在燒熟了的小菜碗上揀一些肉片吃着，又吃了一二個婆婆拿出來蒸的黑栗子。大嫂嫂吃完了東西，又掛起嘴跑出去了。

，三十里路呢；早去早囘，免得人家再要上門來！見了舅舅舅母的都替我問好，小壻子也抱抱，別讓人家說那麼大了還不懂事！」大妞兒媽掏着冷水洗完了臉，便匆匆地往門口走去。

『聽見了麼？大妞兒，早去早囘的！』

『我，我知道了！』

『我去了，大妞兒！走的時候，門鎖好！』大妞兒媽又折囘身來補充了兩句。

『你去吧，媽！我什麼都會。』

『大妞兒，吃完了就快走啊！』媽說着，已經走到門外去了。

大妞兒一邊啃着冷窩頭，一邊喝着隔夜的冷開水。伊盤算着，自己路上的走法：『走大路還是走小路，走大路人多，路遠；走小路人少，可是近！』又想了一想。『還是得走大路，小路上要是碰見土匪呢？』大妞

『我不大明白，爲什麼大嫂嫂要不滿意未來的新娘子呢？伊近來差不多天天講新娘子的事情。眞的，伊的消息靈通不過，伊說那新娘子的娘家並不很有錢，甚至還出賣了田產嫁這個女兒的。大嫂嫂要我擺些架子出來，怎麼擺呢？我想我只要做得一雙手不停就是了，想來婆婆大嫂嫂終不會見怪的——啊，阿花，你……』新娘子怕阿花跑到厭厭身邊去，連忙搶前一步，把它攔住。

『胡汪汪！』阿花現在居然目無王法了，牠膽敢兇罵着新娘子。厭厭就被叫醒了，新娘子氣得要命。如果阿花不是八公公家中的狗，而是一隻野狗，伊眞想把它痛打一頓；但是婆婆再三吩咐過，八公公是不好惹的，阿花是不可以隨便對付的，新娘子眼看阿花大搖大擺跑到灶下去睡眠。它看了看草堆，不很舒服，又反身起來，將脚爪亂抓一陣，然後捲着尾巴，呼呼入夢了。

三婆婆的二媳婦迎娶進門，已經三天了，多麼盛大莊嚴的典禮呀！除了宏才公公、介眉伯伯兩家娶媳婦非常熱鬧豪華外，再沒有像三婆婆這囘討二媳婦的體面了。這婚禮轟動了整個的方氏門族，連族長太公也親身來喝喜酒，白髮蒼蒼的小辮子上，特地結上一條三叉的大紅全絲絡蘇，塌鼻頭婆婆，是個很驕傲的老婆婆，也專誠過來看新娘子。伊對三婆婆說，伊小脚上的翠綠襪套，就爲了吃喜酒趕做起來的。眞的，塌鼻頭婆婆是個很好看的女人，至少伊的一雙脚，小過任何人呢。所以因此伊對於脚上的裝飾，是素來嚴密地注意的。結果，伊很高興，因爲新娘子的脚，並沒有比自己的更纖小。此外，凡是族中叫得響的房頭，是房房都到的。正席的那天，吃了三十來桌，多數客人，都是藍布長衫，黑布馬褂。嘿！眞是冠蓋滿華堂呢就連村上不姓方的鄉人，也都跑來

兒想到這裏，站起身來，把窩頭揣在懷裏，鎖好了門，便忙忙的走上了路。

秋後的天氣，早晨雖然有點寒冷，可是初升的陽光，照在田野、屋舍、人家，反而更覺得好看，更覺得可愛。

大妞兒低頭走着，不知不覺的已經走了三里，這時因爲太早，路上很少行人，祇有一雙大雜色蝴蝶，蹁躚地飛舞在道旁的野花叢上。大妞兒看了，便想撲來拿去給小增子玩，可是恐怕誤了時候，便不敢耽擱，一任蝴蝶飛去，惋惜地低着頭又往前走。

從清晨走到中午，方纔到了舅家的村裏，因爲不常走路的關係，腿已經成了半個拐子。

大妞兒勉強走到舅家，喘息着，便推開了舅家的門。舅母正抱着小增子在屋裏吃飯呢。

在門口張望看熱鬧，看了回去後，批評的很少，讚頌的居多。酒菜是十六碗全葷，還有長生果，瓜子，橘子、甘蔗四個碟子。廚房是由老虎鎮請來的，手段異常高明。大家一邊吃，一邊讚嘆，連碗底的油水，都被用舌尖去舐光了。這樣美味的酒菜，是人生難得嘗一會的，因此大家都牢牢記住，而且熱烈地講着、讚美着。

阿發婆婆，是好記憶力出名的，伊放了唸珠，伸出指頭，給同桌子上的老伴說：「我前前天只吃得到六色小菜——一個大肉圓，一塊鴨翅膀，一羹匙三鮮湯，兩塊紅燒肉，和三四筷炒十景。唔，味道倒眞好；可惜紅燒肉不很爛，夾在牙縫中間，拉也拉不出來。」阿發婆婆說着，似乎覺得肉絲還在伊的蛀爛了的大牙中間嵌着。

「嘿！你說六色菜，但是你還少說了一色呢。」

「唔，不用說了，我不曾吃下去的。」

「到底是什麼呢？」來富嫂嫂因爲那天不曾去吃酒菜，想知道個詳細。

「還有一個鷄屁股；但是我不曾吃下。伊們年輕，把好的全搶去了，我眼睛不便當，搶到一個屁股。眞是年輕人總要眼尖手長。」

「嘿！阿發婆婆，聽說燈彩懸掛得很多嗎？」

「一共掛了十二堂呢。你想，連方的八角宮燈，都掛了三堂：兩堂掛在大廳上的，一堂掛在他們自己的客堂上的。」

「哈！阿發婆婆，你說得不對；大廳上一共掛了四堂宮燈，還有兩堂圓燈。我數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庭芳婆婆從那邊的唸佛桌上跑過來了。接

『唉，大妞兒，你怎麼來啦？你媽呢？快吃飯吧！』貝母替大妞兒又添了一副筷子。

『不，我先喝點水………渴死了。』

『怎麼你媽不來？大遠的路，叫你來！』貝母喂着小增子奶，一邊吃着窩頭。

『媽上陳掌櫃家推磨去了，貝貝呢？』說着，便去抱小增子。小增子躲在母親懷裏吃奶，不肯讓抱。

『他認生，你別抱他了；歇息歇息，就吃飯吧！你貝貝替你媽張羅錢去了。唉，好幾天，三塊錢都弄不到，要早弄到，就不用你來跑了。……也快回來了——你貝貝！』貝母抱起孩子又往門外望望。

『你先吃吧，別等他！』貝母盛了一碗小米粥，又從籠裏取出兩個新窩頭來。

着，七婆婆，自大婆婆等，一行八人，全跑過來，大家談論着。

『哦！三婆婆的二兒子，眞能幹呢；十三歲出外學生意，今年已經廿六歲了，從來不曾回來過一次，一回來，就是那末神氣威風。唉！生兒子，像他就好了。』

『不過我聽見說，他的錢，並不交給他哥哥的。』

『喂！新娘子的嫁裝眞不差哩；箱子就有八隻，而且四隻是描金花的。』

『衣服更多呢，一共有兩百四十八件。』

『而貌也很好看，比得上伊兩個妯娌呢。』

『可惜太矮小一些。』

『我說矮小倒玲瓏嬌媚些。』

『我說還是三娘好看：長頭細頸根、白皮膚、黑眼睛；不塗粉，不搽胭脂，穿一件水紅緞花衫，束一幅大紅百褶宵裙，綉兩朵玫瑰緞花，倒比新娘子好看些。』

『可惜是個大脚婆。』

『三媽媽的脚眞叫是大呢。你們看伊那天把一條大紅古老綢裙眞拖到地上，想蓋沒一雙鯉魚似的大脚，還是不成功，走起路來，魚頭一伸一伸的，怪難看！』

『哈哈哈！你說得對極了：大脚婆，什麼也不好看的。那天伊的上半身穿的一件簇新天青緞子披風，是很神氣的。』

『頭上還有一朵大紅宮花，一隻翡翠鑲金如意，也十分好看。』

『舅母，大埘子呢？』

『大埘子上學去了；也快回來了。你先吃，別管他！』舅母把新窩頭擺在大妞兒的臉前。

『不，我有呢。』大妞兒從懷裏掏出那兩個沒吃的乾硬窩頭來。

『吃新的吧！』舅母把睡熱了的小埘子放在坑上，輕聲的說。

『一樣呢，舅母！』大妞兒仍要推讓，舅母早把乾窩頭拿過去了。

大妞兒吃着新窩頭，配着大葱，津津地怪有味兒。

『舅母，您這窩頭比俺們家的好吃，俺們家的窩頭，裏面儘是石子塊，又粗又硬，吃到嗓子眼裏就咽不下去……難吃着呢！』

『是麼？這麵是人家借了還的，裏頭黃豆擱的多，才宣騰好吃。要我自己推，可也捨不得放那麼些豆子！』

『比如大娘，脚小了，就引得起、雖然面盤長得像黃瓜，只要脚小，終顯得三分俊俏。』

、『大娘的身軀，太高大一些，像絲瓜藤的一搖一搖，你看伊的大紅裙，吊得多高呀。』

『因爲伊覺得一雙脚小，落得叫人家看看。』

『所以我說你的小女兒毛姑娘，應該快給伊早些包脚；包得早，骨頭嫩，就容易包小，將來一生受用不盡。』

『是呀。荷姑娘，人家來做媒，媒人一看見伊的一雙車板脚，嚇得揑住鼻逃走了。其實伊的蛋形面兒，很不差。』

『眞的，大脚是最最使男人叨厭的東西呀。』

『討個老婆，能用小脚尖給丈夫挖耳朵！』

『哈哈哈！曹家婆婆，你眞人老心不老呢；哈哈！』

於是大家笑着，重新分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唸起佛來。唸了一回佛，又停下來，歎息着家中媳婦們的不孝順，接着又談起自己的女兒們是多麼受婆婆的虧；眞的，那些自己的女兒，嫁了出去，都是十分不幸，並沒有一個好的婆婆遇見過。更怪的，是那些自己討進來的媳婦們，全不是東西！媳婦不好，已經夠傷心了，同時有些兒子，居然還敢和老婆一鼻吼出氣，不幫助老娘，却儘替老婆說話。這里兩桌唸佛婆婆，一共十六個人，大家都互表同情，越說聲音越高，紅光滿面，白沫滿口，竟然都把佛珠放在膝頭上，滔滔不絕地演講了起來。

正說着，舅舅進來了。低着頭，一臉的不痛快。

『眞他媽的，大天白日底下，連話都不能說了！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舅舅一屁股坐在櫈子上，氣呼呼的，直生氣。

『什麼？什麼？』舅母趕快的問。

『還用問麼，都是小鬼們幹的……』

『怎麼回事？』

『就是景生他爸爸，也怨那老頭子！只顧和別人扯開，忘了身傍有日本人站着，祇說了一句「我們都是中國人」，就棍子腿的挨上了。這還不算，現在已經帶到局裏去了！……叫我看是凶多吉少！這是誠心逼着人們要反，逼來逼去，我看總有一天，大家結到一塊兒，把小鬼們殺得一個寸草不留，那才叫他兜威風呢。哦！大

『媳婦一脚跨進門，就應當把伊壓下去。想想看，我們從前做媳婦，多少吃苦；眞是四五十年不曾抬一抬頭；我們是多少孝敬翁姑，順從丈夫呢。現在討了媳婦，再不享福，眞是死了之後，會給閻羅王見笑的。』

『對了；我們不想怎樣享媳婦的孝敬，至少學着自己婆婆那樣的做阿婆，是不會差的。』

『所以我們討媳婦進來，總要有家規。』

『所以我說配女兒出去，就當揀揀阿婆；阿婆性躁，也是半世呢。』毛姑娘的娘，嘆息地說了這一句。

『唉！你們都是有福的，雖則你們的媳婦並不能孝敬你們。』四婆婆靜靜地聽着大家發言論，伊祇覺得寂寞，祇覺得辛酸，伊的心灰了，連佛也不想唸下去，甚至眼圈都紅了，這才使大家暫時中止演講。

這邊在三婆婆家中，啊！好一幅新的氣象呀！客堂上還掛着百子圖，八仙桌上，舖着大紅台毯，八把太師椅上，也舖着大紅椅幃，廂房中滿是笑語聲。姑奶奶是惟一的嬌客，伊一年之中除了年頭上來拜年住一二天外，終年難得回娘家一次的，此番領了兩個孩子，丫頭和奶媽，預備在姆媽身邊住上十天八天。這是老規矩，除了大哥，伊是長姊，伊應當幫助姆媽，把新來的弟媳婦統統教訓一番，使伊們服服貼貼，孝孝順順。伊天資聰明，再加嫁到王家去，看過一番世面。伊看到太婆如何對付自己的婆婆，婆婆如何對付自己，而且王家叔婆伯婆也很多，伊們都已有了媳婦，都有做阿婆的當行手段。今天是三朝，所以新娘子被請了下來。三位媳婦，婆婆和姑奶奶，全在廂房裏，男人們退到走

妞兒啥時候來的？」貝貝才看見大妞兒坐在那裏吃飯。

「早來了，貝貝！媽叫我問您跟貝母好呢！」

「你是來替媽拿錢吧？」

「嗯！」大妞兒臉紅紅的，忸怩着應了一聲。

「可也眞難！跑了好幾天了，連三塊錢都湊不上；直到今天，說也笑話，才有一塊錢，還是四分利借的！你別着急，等我再去看看，今天總能弄得到！」

大妞兒沒說什麼，祇癡癡地望着貝貝。

「吃了飯再說吧！」貝母又替貝貝盛了一碗飯。

「大堉子呢？」貝貝吃着飯問。

「還沒下學吶。」

「下學！還上他媽的那門子學！課本上的字也快改完了，唱日本歌，

脇上去談心。這裏姑奶奶，用着笑而和藹的神情說道：

「二妹妹，你是新來，當然不懂得這方氏門中的家規；我的母親，是個苦過來的人，所以第一，你們應當格外孝敬，」姑奶奶一邊說，一邊把新娘子看一眼。「再，我們二弟弟，雖說是境況不差，不過你們大家年輕，百年大計正在開始，所以做女人的人，就應該克勤克儉。雖說妯娌多，凡事頂好爭先去做，不要退讓。姑奶奶看見新娘子一聲不響，低下頭在等着聽，便高興起來。

「所以我做媳婦快近十年了，近近遠遠，不曾給人家說半聲閑話。早上天未亮起來，服侍太婆吃早點心，服侍婆婆上早香，服侍丈夫出門去教書，服侍姑娘上樓去刺綉，服侍小叔子上書房讀書用功，服侍兒女吃喝衣穿。做一個女人，根本不容易的。所以二妹妹，你應該把做女兒時候的心完全改一下；一個女人，嫁了人，就等於落下紅脚盆，重新換了娘胎；做得好，三十年媳婦，三十年阿婆，再等三十年，便做太婆哩。」

三個媳婦，一齊垂手恭聽着，奶媽丫頭，也在門角落里坐聽。

「姆媽，以後我看大家還是叫伊們彼此稱呼姊妹：大姊，二姊，三妹；等四弟討了親，叫四妹，彼此可以顯得親暱些。」

「好的好的；我想叫新娘子明天開手做菜。」

「姆媽，做菜，我看且等五朝，或看七朝，四朝不好。」

「好的好的；隨你的便；你終能多住幾天吧。」

「新娘子，你先去燒飯吧；時候遲了呢。」

「哈，姆媽，你忘了，現在三妹妹不是新娘子了，二妹妹才是新娘子呢。」

說日本話，趕明兒個長大了，還知道自己是中國人麼？！』

『少說話，別惹是非！』舅母向院子裏張望了張望。

『惹是非，我現在才不怕惹是非呢！反正早晚都是一個死，與其像現在這樣讓小鬼們壓着：事找不到，地種不成，飯吃不上，話說不出，還不如痛痛快快的一個子彈打死了呢！』

『少說點吧，又不是喝醉了酒！和我說，和大妞兒說，也沒用啊？』

『唉！』舅舅看了看桌上的大葱和窩頭，禁不住嘆了一口氣出來。

『九一八以前，誰過過這種日子……吃飯，連點菜都沒有的日子！』

『別說了，快吃吧，吃完了飯，好去替大妞兒快張羅錢，免得他媽在家裏等着！』舅母祇是催舅舅吃飯。

『別催，我知道！我到這時候還是氣來！』

』

『哈哈哈！』奶媽丫頭，一齊大聲笑了出來。

『在主子面前，你們也來混着嘻笑，一點規矩都不懂；我的臉被你們塌夠了！』姑奶奶看見嫂嫂弟媳們退去後，悄悄地責備着下人。奶媽怪不好意思地，抱了三星官，走到廊下去看碧桃花。碧桃花已經開了兩三朵，半紅半白的襯在初放的嫩綠尖葉芽叢中，非常嫵媚，三星張開小手去抓，奶媽就採了一朵給他。丫頭也帶了小玉姑娘去廚房玩。小玉喜歡阿花，把手上的龍鳳糕，送給一點它吃。阿花並不接受，反而咒罵起來。『胡汪汪汪！』它一面向後退，一邊跳起來吠着。小玉嚇昏了，大哭起來，阿花也叫得格外起勁。三舅母搶上來責備阿花。這時草堆上的厭厭也醒了，加入哭號，廚房裏鬧做一團。

姑奶奶要婆婆睡到床上去，休息休息，自己拿了煙筒，給伊裝了一筒煙。婆婆向外睡着，一邊緩緩地吸煙，一邊看看身邊的女兒。呵！姑奶奶發福了呢，手上面上，果然很豐滿；腰支更加顯得圓棍棍；肥大的屁股，厚厚的背樑。做母親的看見女兒這樣的心寬體胖，覺得無限的安慰，縐皮的面，擁上了微笑。

姑奶奶也笑了起來；一邊捧了水煙筒，一邊說：

『姆媽，我想明天應該叫二弟上諸位公公伯伯叔叔那邊去請請安，因爲他那天回來時，很匆促，不曾去過。』

『我也這末想呢。他是十多年不曾回來了；眞是，他們都在替我喜歡。』

『姆媽，終算上天有眼的；姆媽辛辛苦苦半世，兒女都長成了，不愁寒不

『氣也沒有用啊，誰讓咱們變成亡國奴呢？亡國奴不受點氣，還有誰受氣？』舅母一個字一個字的拉長了語尾說着，眼裏有些水汪汪。

『說是呢，』舅舅也同情了舅母。『要不是九一八事變，咱們買賣也有，還差這三塊錢！三塊錢，三十塊錢，就是三百塊錢，也只是一句現成話：如今說什麼呢，「國破家亡」，我們也只好像條狗也似的跪人家的指使了！』舅舅擦了擦嘴，站起身來。

『我再去看看。大妞兒，等我回來再走。』舅舅邊說邊去了。

又停了幾分鐘，大增子跳着回來了。一進門口就嚷餓，大妞兒趕快過去接過他的書包來，舅母也趕快替他盛飯，夾窩頭。

大增子一邊吃飯，一邊就把他的小書包打開，取出一張紙來，又取出許多書來，向大妞兒誇耀着說：

愁餓，大哥哥明年還只卅歲，已經中了拔貢，說不定還有舉人翰林的希望。就是我，我的太婆、婆婆，從前雖則待我很嚴厲，後來因爲我連生了三個男孩子，他們的爸，又中了舉人，伊們都說我的福分大，看夫運高，因此現在都非常看得起我。婆婆已不把我當媳婦看待了，雖則伊待我的妯娌們，還是很固執的。』

『是呀；做個女人，總只有三個希望：生下來，要碰着好父親；嫁了人，就全靠丈夫能否抬舉；丈夫死了，就要仗着兒子做主了。』

『姆媽，你一定能在兒子身上反一反本的——我曉得的——你看二弟的大事全辦妥了，這是一個憑據。』

『喂！新娘子，喔！三妹，我告訴你一件新聞，』大姊笑着說。

『啊呀！你駭死我了；什麼時候走進來的？，我想把脈脈放一放呢。嘻！莫作聲。』三怕妹妹，灶下小玉姑娘和阿花時時喧擾，只好把女兒抱上樓來給伊睡在床上，不料背後忽然閃出一個人來說話。

『你相信不相信，二弟不曾同新娘子要好過呢；你明白嗎？』

『你怎麼知道的呢？該死！你——』

『哈哈！我親眼去看過了。』

『你不要學着男人們說粗話；我不相信。』

『眞的；他們昨天晚上鬧新房，把新郎官的褲子拉下來，看了，說他們還不曾好過。今天早上新娘子下樓的時候，二弟和喜娘也全下樓了，我把新床中的被頭揭開來看，一些形迹也沒有。哈！難道眞的不曾要好過嗎？哈！』

……『妞妞，你看這是我今年的新書，你認得麼？』

大妞兒看了看，有的認得，有的好像只有半個字，便搖搖頭，於是大埒子又等過那張紙來。

『這是老師發給我們的「滿洲國」歌，我們都唱熟了；好聽着哪，我唱給你聽。』

『快吃吧，別嚕囌了；吃完了飯再唱，大埒子！』……

（未完）



『怪難聽的野話少說說！男人們着野的鬧新房；新娘子滿可憐的，不知新房還得鬧幾天？』

『七天之內無老少。你自己做新娘子的情形，忘了嗎？啊唷！做了小母親哉，所以神氣活現；是不是？』

『大姊，婆婆說，要我們稱呼姊妹，我想學學別人家的妯娌稱呼，像阿大、阿二、阿三，也滿好的；你看好不好？』

『好的；以後我就叫你阿三。不過我是要做大姊的，我不喜慵「阿」，做阿花小狗的同行。』

『我不管；我一定叫你阿大。』

『喂！說正經話，你看新娘子的脚小嗎？伊的板喬底，足足有一寸半高呢。哼！裝小脚，我明白。』

『比我終小得多，好看得多。』

『誰叫你不穿板喬底呢。平底鞋，當然顯得更加大了；難不是你自己招來的。』

『不過穿了高底，會走不快，而且走多了路，夜間脚底痛得要命。』

（未完）

本刊合定本

卷數　第一、二、三卷均已出齊。
定價　每卷僅售洋八角。
郵費　如須郵寄，另加寄費一角。
定購處　本社發行部。

婦女共鳴社發行部啓

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二)投稿人須註明通訊處及其姓名，以便本社通信。

(三)來稿除預先聲明并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四)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六)登載之稿，本社得印行合訂本或編輯叢刊，但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七)來稿請寄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婦女共鳴社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每期每方時
特等	底封面之外封面	二元五角
優等	封面底封面之內面	二元
普通	篇幅中間	一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價格面議。

(二)廣告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三)登廣告須預付定洋五成，餘俟登出後結清。

(四)欲登廣告者，請向本社發行部接洽。

定價表

零售：每冊大洋一角

時期	冊數	國內及日本	國外及香港澳門
半年	六冊	六角	一元二角
全年	十二冊	一元	二元

郵票：一角以下十足通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發行所　婦女共鳴社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電話二三三八六號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者　文心印刷社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電話二二四七五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商務印書館 特價書

一百五十種

期限 二十五年九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爲止上海發行所四支店及各地分館一律舉行

種數 精選一百五十種

折扣 除下面列舉之十六種照定價八折發售外其餘各書概照七折計算

郵費 先照定價加收一成

目錄 承索卽贈

附則 特價書以現款交易爲限

七折特價書（摘錄）

- 重編日用百科全書……黃紹緒 江鐵主編 三冊定價九元
-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一百二十冊定價三十元
- 國學小叢書五種（書名定價詳見目錄）
- 中國哲學史（大學叢書）……馮友蘭著 平裝二冊定價四元八角
- 近代思想導論（漢譯世界名著）……小泉信三著 譯 定價一元三角
- 社會學原理（大學叢書）……孫本文著 平裝二冊定價三元二角
- 中華民國統計提要……定價十八元
- 統計學大綱（大學叢書）……金國寶著 平裝二冊定價二元三角
- 英文中國年鑑（創刊號）……桂中樞主編 定價三十元
- 內政年鑑……四冊定價十六元
- 政治學概論（大學叢書）……李劍農著 平裝定價一元八角
- 中國經濟年鑑……第一回三冊定價十五元 二十四年續編二冊定價十四元
- 財政年鑑……二冊定價十元
- 法律大辭書（附補編）……鄭競毅 彭時編 三冊定價七元
- 實用法律叢書……王雲五 徐百齊主編 廿三冊定價十二元
- 中華民國憲法史……潘樹藩著 定價一元
- 比較憲法（大學叢書）王世杰著 精裝定價四元六角
- 民衆基本叢書第一集第一組……呂金錄主編 八十冊定價一元五角
- 王雲五小辭典……王雲五著 紙面本定價七角
- 王雲五小字彙……王雲五著 定價二角八分
- 求解作文文法辨用英漢模範字典（附訂本）張世鎏 平海瀾等編 定價二元五角
- 實用英漢字典……李仕擇 郭秉文等編 定價二元五角
- 日本現代語辭典……葛祖蘭編 定價二元五角
- 少年自然科學叢書……賈貞文等編 十二冊定價七元二角
- 生命之科學……H. G. Wells等著 郭沫若譯 第一冊定價四元 第二冊定價五元五角

八折特價書（十六種）

- 化學戰爭通論（國立編譯館出版）……曾昭掄 吳屏編 定價四元
- 工學小叢書六種（書名定價詳見目錄）
- 白話文學史（上卷）……胡適著 定價一元二角
- 英漢對照名家小說選第一集第二集……伍光建譯 各二十冊定價各十元
- 歐美名劇選（十二種）……方于天選註 十二冊定價七元七角
- 中國近代史（大學叢書）……陳恭祿著 平裝二冊定價三元七角
- 新製中國地圖……陳鐸編 定價一元七角六分
- 中學校教科適用最新世界地圖集……譚廉編 定價一元七角六分
- 萬有文庫第一集……王雲五主編 全部二千〇十二冊定價六百元
-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胡適著 平裝二冊定價二元
- 小學生分年補充讀本……徐應昶主編 六百冊定價六十元
- 幼童文庫第一集……徐應昶主編 二百冊定價廿五元
- 小學生文庫第一集……王雲五 徐應昶主編 五百冊定價七十元
- 新生活掛圖……甲種每套定價九角 乙種每套定價三角五分
- 生理解剖圖（附說明書一冊）……實生醫學編 十幅定價五元
-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一）銅器（二）瓷器（三）書畫（四）其他 定價（一）三元（二—四）各五元
-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十種）……定價七元
- 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十種）定價七元
- 山東通志……五冊定價十三元
- 湖北通志……三冊定價十元
- 畿輔通志……八冊定價二十二元
- 湖南通志……五冊定價十三元
- 廣東通志……五冊定價十三元
- 中國分省圖……劉季辰 李長傅繪製 定價一元二角